孫序

「嶺海焚餘」三卷，明金堡道隱撰。堡，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，中崇禎十三年庚辰二甲進士，官至兵科給事中（「明史」無傳）。此書皆其職居掖垣及一切封奏之作也。明當隆、永之際，僻處海隅，大勢已去；堡獨能奮不顧身，犯顏極諫，彈劾不辟權貴，眞李成棟所云「朝廷尙有此人者也」。所上疏，如「中興大計」、「時政八失」諸議，無不憤激敷陳，規切時事；使當日擢用其言以爲恢復計，明之存亡，或未可知。乃在廷諸臣猶且媒孽其短，不使安於其位，必置之死地而後已；良可歎也！國亡後，堡祝髮爲僧，又復高尙不事，抗志以終，其節操爲何如哉！觀於「論張載述」疏引范謗之言曰：『身死之後，埋滂於首陽山側，上不負皇天，下不媿夷、齊』；然則堡之甘自堙曖、希軌西山，蓋素所蓄積然也。苟有好事如篁墩程氏作「明遺民錄」以繼宋後，知必與謝枋得、唐珏輩後先輝映矣。書凡四十餘篇，文則稱心而言，浩乎、沛乎不在蘇文忠下。昔人評子瞻文：「其過人處，在能說得出，不但見得到」；余於堡亦云然。其書世無刊本，藏家無著錄者；蓋舊在禁燬之列。今假晧闕移鈔本，獲讀一過，因綴數語以歸之。後之君子，可以覽觀焉。

歲在癸丑，隘堪居士孫德謙謹序。

（原跋改序，首省「右」字，末「跋」改「序」。編者）

嶺海焚餘目錄

卷　上（隆武乙酉十月止丙戌八月）

中興大計疏……（一）
爲鄭遵謙訟功疏……（三）
論停刑疏……（六）
辭禮科給事中疏……（六）
獎忠討逆疏……（七）
陛辭忠告疏……（一〇）
論馬士英不當復職疏……（一一）
先事陳情疏……（一三）
繳敕印疏……（一四）
請終制疏……（一六）
再請終制疏……（一七）
三請終制疏……（一八）
極陳時事疏……（一九）

請決策出闆疏……（二二）
終請守制疏……（二二）
請處分疏……（二三）
一上魯藩啓……（二四）
再上魯藩啓……（二六）

卷　中（永曆戊子十一月止庚寅正月）

時政八失疏……（二九）
辭署印疏……（三三）
中興四議疏……（三四）
獎鄖義將疏……（三六）
劾徐心箴、呂爾璵疏……（三七）
論票擬黨庇疏……（三八）
請覃恩應得誥命疏……（四〇）
申飭督輔三令疏……（四一）
論錦衣衛擅殺疏……（四三）
請核冒濫疏……（四五）

考選不得歸內閣疏……（四七）
駁王化澄自列疏……（四八）
駁耿獻忠、嚴雲從請告疏……（五〇）
論滇封疏……（五一）
劾何吾騶疏……（五四）
論張載述疏……（五七）
駁何吾騶疏……（五九）
再辭印務疏……（六三）
三辭印務疏……（六四）

卷　下

奏明會推本末疏……（六七）
劾蕭中疏……（六九）
再請勘定會推是非疏……（七一）
請去疏……（七四）
論借旨行私疏……（七五）
辭禮科印務疏……（七七）

封還科場紅本疏……（七八）
駁杜永和請罷六科會議疏……（八〇）
論郭之奇疏……（八一）
請開言路以成君德、勉相業疏……（八三）
請處分第一疏……（八五）
請處分第二疏……（八八）

嶺海焚餘卷上（隆武乙酉十月止丙戌八月）

仁和金　堡道隱父著

中興大計疏

爲倡義以靖微忠、迎駕以襄大計，敬進危言，仰祈聖斷，速定親征之期並列分道出師之勢，以佐中興事。

臣草土餘生，遭犬羊洊食，誓死不屈，與原任都督同知姚志卓等起兵餘杭，復城擒僞。志卓日夜抗戰，孤軍無援，潛師富陽，合鎭臣方國安連兵再進；臣幾死虜手，棄家入越會諸義師鎭臣鄭遵謙等、文臣章正宸等，即共事義興，以圖恢剿。魯藩錄臣微勞，加臣職方正郎，不受。臣竊惟今日大建義旗，具任君臣之義、華夷之防，屬有秉彝，孰無憤厲！至臣鮮民抱痛，禮不言兵。而咫尺松楸，爲腥羶盤踞，欲終廬墓，其路無由；則舍沙場片地，無臣灑血橫屍之所。若欲借此苟且利祿，即與貪緣起復之鄙夫何以異乎？臣聞之，爲祖宗報讐者，天子之事；爲君父報讐者，臣子之事。臣復讀陛下登極親征之詔，叩頭流血，謂陛下立志如此，必能光復二京。迺瞻跂踰時，翠華未出，使觀望者離心，即砥礪者亦解體。故千里赴闕，迅請六師；甫至金華，而徽州告陷。若虜從淳安

順流而下，則方國安之兵，腹背受敵；從開化步騎並發，直走諸暨，則鄭遵謙之兵，水陸夾攻：是無浙東也。藩籬既撤，堂奧震驚；臣恐入閩，亦難安枕。今日爲天下大計，兩言而決耳：曰陛下出關，則混一可期；不出關，則偏安亦不可保。今日爲江左急計，三言而決耳：曰不復徽州，不可以保江東；不復浙西，不可以絕杭州；不復上江，不可以制金陵。聞永勝伯鄭彩已出江右、肅虜伯黃斌卿已出天台、總兵黃賡已守衢州，無庸再計。則恢復徽州，宜命定虜侯鄭鴻逵任之；精兵疾趨，勢如隕籜，即窺寧國，不宜刻緩。靖夷侯方國安防守嚴州以至富陽，恢復杭州，一以委之。計國安未能越杭而略浙西，則姚志卓勇而知義，有衆七千，見屯臨安，全營可拔；金有鎰殺妻子而興師，戰虜三捷，威名頗著；鄭遵謙列營江上，固守紹興之外，猶可出偏師以相掎角。三將合勢，出沒嘉、湖、蘇、松之間，絕其糧道、斷其聲援，不過二旬，四郡義兵伏而未發者收之可得十萬；即杭州之虜，直遊魂耳。按臣黃澍願以身任上流，誠能破羣疑以責後效，使左帥部曲一呼而應，亦足連衡江、楚，與諸將會於南京，然後徐圖冀北。此所謂三言而決者也。陛下躬擐甲冑祗謁孝陵，自此日夕膽薪，義不旋踵，而尅期屢改。計羣臣所以愛陛下者，不過曰天子之出宜萬全，兵餉未足，不敢以至尊爲孤注而已。漢光武騎牛殺尉，有何富强之可因？麥飯滹沱，有何萬全之可恃？藉令陛下不階天土，豈遂不能徒步奮呼，建中興之大業乎？且宋眞宗據天下之全，契丹入犯，非有積怨深仇，故奸人得進孤

注之論。今陛下親高帝之孫，九州版籍，爲虜所覬覦；萬姓衣冠，爲虜所役使；二京陵寢，爲虜所侵陵。一身託於閩、粵，勢危而時迫。方當自以其躬爲孤注，激發忠臣義士之氣，奮迅出關；四方響應，何地非餉？何將非兵？若直爲此遲回，坐失大信於天下，豈有空言籠絡足以感動羣倫者！臣恐狡虜有以窺陛下之淺深，事必敗矣。此所謂兩言而決者也。至若義師諸將，體均而權不一，宜得才望大臣以督之。副都御史黃鳴俊，久任兩浙，威惠素著；請以節制諸軍，不特豪傑歸心，即僞撫張存仁等所募營兵漕卒皆熟其信令，可使一時反正。原守銀山都督僉事鄭天鴻，知深勇沈，特身廉與士信；並令夾輔鳴俊，假以便宜，此復浙任人之當務，臣不獨爲維桑請命也。伏乞聖鑒施行。

爲鄭遵謙訟功疏

爲詳述首義之功兼破羣邪之說，以存萬世公論事。

臣監軍江上，與總兵鄭遵謙同心共濟，上報國家。遵謙獨保江東，功在社稷。其一時奮發；五月勤勞，小則宜推重於一時，大則宜垂信於後世。臣而不言，誰當言者！自六月虜入杭州，八府震恐；紹興通郡狂狂汲汲，籍吏民、封府庫、齎降表，牽牛擔酒而朝貝酋者如市。髡髮之令，風行旦夕；惠藩甘赴會城，士民挽之不聽。魯藩遠居台郡，狡虜索之甚嚴；而朱大典、方國安且私鬬於金華，誰敢奮舉義旗，爲中朝吐氣者？遵謙

率諸同仇密謀迅起，首斬彭萬里、繼斬張愫，並縛官撫溪，禡旗於演武場；萬人踴躍，列陣江干。先是，左營兵脫巾索糧，道臣于穎諭之曰：杭州羅木營兵已散，今事勢不同，何糧可給？汝曹且休矣！維時弱者欲歸、強者欲譟，遵謙密遣腹心招其頭目，令無散失甲仗，以需後用。遂以典屋之價五百金給之；不足，毀盃斝簪珥以繼之。故士卒歸心，聞風咸集，用能發兵扼江，力拒虜師。十日之後，而王之仁至；一月之後，而方國安至。然後晝汛夜防，始列戍於長山，繼札營於小亹。當海寧之渡，兩潮可通；距喬司之衝，片帆即至。越江而戰，扼險而巡，斯亦先事之密、當事之決與後事之勤，足以動鬼神而照耀今古矣。嚮使江東無遵謙，則魯藩必受脅、台郡必被兵。朱、方兩軍之戰，虜得收漁人之功；孫、熊一邑之師，虜得操壓卵之勢：由嚴州而抵衢口，已扼新安之後門，窺衢界以撼仙霞，復搖八閩之前檻。又安得從容指畫，光啓中興哉？由斯以談，遵謙固今日之首功也。夫建非常之事，不避怨勞；挾不羈之才，必多疑謗。彼鄙夫忘君，守財靳力；叛紳拜虜，蒙面喪心：自宜稍加徵發，以佐軍興。而修怨者遂欲彎弓而射之，反言黑白、倒執短長，如朱守紀之流，良亦悖矣。遵謙使納印之吏，襲冠帶而號忠臣；獻籍之民，奉髮膚而稱孝子。今且抵掌冒名，靦顏竊位；當虜燄方張、義旗未舉之時，謂悉何在？且使義旗未舉，虜燄遂張，則守紀不過披髮左衽，犬羊之編戶耳。遺體不全、家業不保，妻子不自有，又安能虛捏舊銜，希圖新授；挾持浮說，上瀆宸聽乎！且與

義兵爲仇，必與叛臣爲黨。彼欲去頗牧以敗趙、殺光羨以亡齊，爲此請張，離我雄俊；非奸人所主唆，即狡虜之間諜，所當拘之司敗，明正典刑，以昭陛下厚念功臣之意者也。抑臣更有請焉：遵謙千里拜疏，昨奉明旨，止稱倡義興師，似尚掩其保疆之績；兼及聯翩仗義，又復煩覈實之文。在遵謙忘身殉國、諸臣戮力一心，原爲忠義、不事功名，豈有虛誣妄干恩澤！何可令督輔之往返咨移，遂淹數月；又加以部司之看詳題覆，動輒經時：徒傷壯士之心，不張敵愾之氣！所望陛下敕部竟行敍用。至於贊畫舉人葉汝桓，協謀戰守，恭迎聖駕，備歷勤勞；並望立爲優擢者也。且誘來本於錄往、卹死所以勸生，使肝腦塗地猶無所託，以慰忠魂；則矢石交身，復何所爲而趨實禍：則陣亡文武諸臣，並望陛下敕部從優卹贈者也。臣又聞遵謙前蒙陛下遣臺臣王景亮親齎手敕，錫以殊榮；同事諸臣，皆加優擢。是樸忠未達之先，天語極其優渥；而率屬朝宗之後，恩禮反覺尋常。更望陛下欽定爵銜、賜之將印，庶臣得馳急足而至江干，奉皇仁以激厲將士；謂聖天子寵異忠勤一至於此，有不捐頂踵以報洪慈乎？伏乞陛下以臣此疏頒之史館，俾爲遵謙倡義存一實錄，無使爲宵小所顚倒；於以鼓舞才良，垂光竹帛，必無忘裹革之報。伏候聖鑒施行。

論停刑疏

臣伏見陛下殺逃官一、貪官二，特頒聖諭嚴於雷霆，而輒中止。臣以爲陛下此舉，殺與不殺，兩失之矣。陛下欲殺人，當與大臣議可否；其難其愼，定而後行，一成而不可變。今令出於獨斷、議屈於羣撓，不可殺而欲殺之，是陛下輕人命也。當殺而不得殺，是陛下失主權也。陛下一舉事而始不愼、終不信，一之已甚，而又至再，使四方觀聽妄有揣摩。陛下用刑如此，何以用兵；立法如此，何以立禮！願深維往失，益毖將來；言而不行寧不言。臣遠臣，蒙陛下奬其敢言不敢不言，以負陛下；干冒宸嚴，無任隕越。

辭禮科給事中疏

爲明主有如天之度、微臣有匪石之心，懇辭科銜，仍赴軍前以畢初志事。

頃臣席藁具疏，辭泉州知府之命，激切之際，語不擇音。伏蒙聖慈，不加顯戮；旋接邸鈔，以臣停刑一奏，破格擢臣禮科給事中。臣搥心雨泣，陛下至虛至明之衷，何人不可用、何事不可爲，臣雖肝腦塗地，何以仰酬特達之遇！然臣聞之，不奪人之親者，明主之仁也；不奪人之志者，亦仁主之明也。臣竊自維人臣之義與人子之心，就監軍而辭郡牧；蓋欲舍安土而履危疆，非敢薄外官而希清秩。臣六年進士、五月知州、三載林泉，甫期苦塊匍匐，得再見漢官威儀。服闋之後，赴部補官，不過一知州耳。考滿給由，循資內轉，不過一員外郎耳。昨蒙欽改京銜，於臣本來已爲速化；今驟居封駁之司，

以禮名官，即當以禮自守；奪情而爲知府與奪情而爲禮科，賢、不肖之相去，其能以寸乎！且使天下之人，謂臣薄知府而不爲、慕禮科而遽拜，仍居禁近、不履疆場，口舌得官，矯情釣利；是清晝攫金而笑投金於暮夜者也。伏乞陛下收回成命，臣仍遵前旨，爲忠義營監軍；必不得已，願受職方副郎之銜，以昭陛下能受直言破格用人之美，於臣足矣。且陛下改臣爲知府與改臣爲禮科，皆非初命。臣規陛下以信，臣不敢自失其信；臣事北下以禮，願陛下亦用臣以禮。謹瀝樸誠，仰祈俞允。

奬忠討逆疏

爲奬忠討逆，以申大法事。

臣伏見北天之墮，四海碎心。安皇定位，倣唐、宋以六等定罪；而奸臣竊柄，政以賄成：顚倒輕重，徒修門戶之怨。於是，宵人踊揜，謂節義可以不立、叛逆可以不耻、寇讐可以不雪、法紀可以不設；寖淫喪心，而以天子爲奇貨，與犬羊爲市。此皆受朝廷之厚恩，高冠長劍者也。使江左復沈、瓦解土崩，由於國是不定。今陛下赫然欲與高皇帝之鴻業，則忠逆之分數、賞罰之權衡，宜別有振作，不在遣將出師之後。臣愚謂奬忠義者，先賤而後貴；討叛逆者，先貴而後賤。此激發摩厲之權，不可易也。臣所見山陰儒童周卜年，未登黌序，身任綱常；虜令旣下之日，慷慨賦詩，投於東海。三日之後，

乘潮而歸；衣裳不改，面貌如故。當特祠表揚，以答其精爽；而後及於生員王毓著、潘集。推而上之，同知王道焜、參議馬鳴霆、沈胤芳外臣也，行人陸培小臣也，巡撫祁彪佳、左都御史劉宗周、吏部尚書徐石麒，自有應得卹典矣。夫受恩深重，之死靡他，有心者自知引決；若偸生可以無罪，而能殺身成仁，非有殊褒，不足發忠義之氣。臣嘗語人曰：吾輩不能力衛封疆，而使鄭遵謙倡義、周卜年等死節，自當巾幗而葬。此非私言也。若杭州之陷，則有錢塘縣知縣顧咸建從容就刃；臨安縣知縣唐自彩擧義謀洩，爲虜所支解；徽州之陷，推官溫璜手刃妻子女五人，然後自殺；寧國之陷，原任山東巡撫丘祖德起兵以圖恢復，臨陣被擒，虜得而臠之，其子丘萃同時就死；蘇州之陷，有徐汧、盛王贊；松江之陷，有葛麟、盧象觀；揚州之陷，有何剛、施鳳儀、吳爾壎：豈非秉彝之好、氣義激揚，位無尊卑，不謀而合哉！夫犬馬猶知故主、匹夫匹婦尚矜名節，乃有累朝元老，漏盡鐘鳴而獨拜虜廷，深相結納。如禮部尚書姜逢元者，援虜壻爲同宗，受宴受幣；持虜旗、張虜示，挾虜卒以歸紹興，驕其鄰里；且爲其子姜天樞乞鹽運使、孫姜希轍乞內院，於腥風羶雨中極膏腴清華之秩，爲播間離斷之謀！此而不誅，何以謝高皇帝？又如吏部尚書商國祚，搖尾乞憐於逢元以希引進。臣不識國祚一旦入地，已非夭亡；而甘心負國，遂至於此！推而下之，姚應嘉、金蘭等之辮髮從胡俗也，陳之遴、錢旃等之勾引陷桑梓也；錢震瀧之跪門求用爲貝勒所斥也，傅巖等之受僞官招搖外任也。

如臣鄉縉紳，其潔身自全者頗少。此曹平時剝民誤國，惟患官不高、富不極；一日禍變，上之不能自裁，次之不能舉義，下之不能捐財力以佐軍興。若王師至，而猶不能反正內攻以贖罪。即留此不義種類淬穢天地，何所用之！宜命督師照李晟復京事，即行顯戮，以張天討。若鄭之尹已渡江見虜，剃髮而歸，有子遵謙倡義大功；宜削其官而赦其罪，使人謂幹蠱之子可以保全其父，既以敎忠，可以敎孝。斯法與情兩協者也。故臣謂奬忠之典宜厚於韋布，其自一命而上亦分內耳。討逆之法宜嚴於甲科，其自貢監雜途以下即難民耳。臣所未聞未見，皆可類推。陛下如以臣言不謬，通行申飭，嚴賞罰以正國典，一貴賤、先後間，而大聖人之作用見矣。臣草疏畢，復思威廟蒙難，文武大臣宜走宮門護聖駕，倣嵇紹死乘輿之前、今或從容官邸以圖自盡者，忠矣，猶未正也。故御史王章以巡營之責，力與賊抗，脅降不屈，被害於阜城門，獨以正死。此部議謂二十四人中死尤稱烈者，照殉難巡按張銓例，當贈兵部尚書，而靳而不予。其子官生之栻從義師江上，頗著英稱；今間關闕下爲父請命，部覆未上，困頓旅次，求一故人衣食且不可得。夫光時亨之子，尚蒙陛下垂憐；王章之子，豈可拘以常格乎？丘祖德之弟丘祖濬，九死一生，陳其兄姪死節狀；兩人皆剛年有才略，並望陛下亟爲錄用。用一忠臣之子弟，已足激發人心，而維持名敎；況於有用之才耶！伏乞聖鑒施行。

陛辭忠告疏

爲恭繹聖諭未盡之言，謹附同朝忠告之誼，仰祈申飭文武羣臣共圖實政事。

臣承恩命即赴江干，誓死詰戎，餘非所問。顧於召對之次，聖懷洞達，無不悉之情；退而思維，通夕不寐。以陛下大有爲之君，而天人交處於不足，羣臣苟有良知，皆當引罪請死；奈何呼之猶不應乎？臣觀古之集大業者，上作志則下作氣，上作氣則下作力。今中興之計，陛下勇決，而羣臣出以從容；即親征一行，陛下自然，而羣臣類於勉強。其諸因循苟且，未易盡陳；兩京積習，牢不可破。陛下至於作力矣，羣臣且有未能自見其志者；是臣所終夜永歎也。李綱之於宋，撓之不聽、折之不從；高宗決意棄之，而成偏安。郭子儀之於唐，無事則就閒、有急則赴難；肅宗未嘗決意用之，而亦成再造。今封疆之臣，言及於內；而綸扉之地，制不及於外矣。其最可懼者，武人得操政府之權，臺諫尚有私門之謁；邪正各具彙征之勢，羣臣亦存聯絡之形。其最不可長者，易於言君而難於言臣，易於言相而難於言將，易於言功而難於言過。其最不可不戒者，不奉令而奉意，不畏理而畏勢，不爭軍功而爭官體，不斷實事而斷空言。大臣既未有膽識能爲陛下決大疑、定大計，動人於千里之外；而小臣復少死職之人，若有微示重輕，以分趨待向，則陛下必獨立於朝廷矣。且即使趨向不回、輕重不失，訑訑沓沓，待挽推。若天

下之事惟陛下事，而羣臣無所與焉，幾何而不敗。凡人之心，分而爲十分，用其半於公、用其半於私，此今之所謂賢者也。然而用五分之私，足以集十分之害；用五分之公，不足收一分之利。凡人之力分而爲十分，用其半於緩、用其半於急，此今之所謂中行也。然而用五分之急，僅足乘三分之勢，用五分之緩，常足失七分之機。今何時也，陛下爲孤君、羣臣爲危臣，不言憂樂，而呼吸判存亡；不言得失，而造次爭生死。如今羣臣曰：吾能拜犬豕，則可。若猶未敢爲此言也，豈可呼之而不應哉！臣今日行矣，臣知陛下苦衷，敢以此爲同朝告。其所以告陛下者，陛下固能容之，亦曰輕信人者，必輕疑；輕出言者，必輕改；愼報故人之德，勿多假以重權；偶開使過之門，勿屢干以清議。蓋用百君子未易成功，而用一小人即能致敗。愛民貴乎不擾，今且有十年九牧、一事兩行之煩，虛受視乎能行，仍恐有說而不繹、從而不改之病。此區區之愚，終欲自獻。若夫駐蹕不可久、出關不可遲，惟願毅然決計，勿復以建寧爲天興而已。幸陛下與諸大臣留意。

帝覽疏，命翰林繕寫於文華殿屏障間，俾君臣交儆。鄭芝龍以爲同於市朝之撻，欲車裂金堡而後已。從此崎嶇閩、浙，無一步不踐危途矣。

論馬士英不當復職疏

臣伏見陛下復馬士英官，設爲功罪以相準，其所爲功，與士英無與，且皆不得已而爲之辭者也；其所爲罪，犯二祖、列宗、天下人之怒。陛下不得私赦士英，使人謂陛下輕祖宗、安皇帝、太后而重鄭芝龍；首反居下、足反居上，臣未見其可。人有欽酖而死者，必覆其餘瀝——士英，安皇帝之餘瀝也。北京未復，用一士英，而失南京；南京未復，用一士英，必並失福建。豈有以宗社存亡，徇一勳臣之情面者！且士英之功罪，不待辨而決之。芝龍非遂倒視黑白；其所爲此，特欲使陛下失人心耳。若曰借以收方國安，則國安之忠、不忠，故不在士英之用、不用也。陛下能自強，謹持理法以御下，則拔扈者必臣；不能自強，倒持理法以聽下，則臣者亦必拔扈。今使人臣內外比周，挾勳鎮之兵威以脅朝廷，使不得不復其官。士英已無人臣禮，陛下亦安得而臣之乎！今即使士英能復南京，還安皇帝、太后，猶無以償東南百萬生靈之命。陛下日言愛百姓，而先庇一害百姓之人；日言報祖宗，而先縱一覆祖宗社稷之賊：無以自信於天下。至謂舟中一見，能識眞人；倘有疑陛下利安皇帝之亡而歸功於馬士英者，則豈可哉！臣愚昧不能多舉遠事，即如魯藩復用士英督師浙東，萬口號爲翻板弘光。臣誠不忍以陛下聖明，再蹈此轍，取笑四海，貽譏萬世。敢進其狂直，止此過舉。若夫士英之罪，雖虜寇亦能知之，無俟臣言；陛下勿憂其北走胡而爲此羈縻也！臣繕疏甫畢，陛下仍用彭遇颽爲僉都御史；馬士英、王期昇、彭遇颽皆用，是懸榜而招小人矣。小人何嘗無才，但能亡人國耳

。期昇曾經臣論列，猶以遠臣諫，不敢未信而多言；遇颺經臣面奏，是以諫臣諫，不得聽：則陛下未爲能納忠、臣未爲能盡職也。陛下未爲能納忠，臣生有餘媿；臣未爲能盡職，臣死有餘罪。臣聞諫臣之道，後事而爭之，不如先事而止之。臣竊幸有先事之止，不煩補牘而遂以因循，貽後日之爭。若屢瀆陛下之失，以便其沽名責直之私者，非臣愚所敢出也。乞削臣科銜，以爲溺職之戒。臣不勝隕越。謹昧死具奏，伏候聖斷。

先事陳情疏

爲謹陳江東之變局，並剖微臣之素心；懇祈聖斷，亟賜處分事。

臣以十九日至溫州，與督撫臣鳴俊定臨江進討之計。輔臣議抵金華，即遣中軍都督僉事鄭有亮監軍、光祿寺少卿朱子覲率兵直走臨安，與忠武將軍姚志卓合，以窺杭州之西北。一面速請聖駕出關，鎭定異萌；一面調兵徵餉，陸續接濟。臣即從台州，徑赴忠義營矣。臣自惟受陛下特達之知，初無一語欺飾，以負天地；而事會所遭，輒不從心，跡涉於欺，言皆成罪。不得不先事以告陛下者，遵謙兩迎大駕，力主開詔，其歸嚮不可謂不篤；今聞受魯藩義興伯爵；諸人俱拜，勢不獨異。即揆之功名之心與危疑之情，覊縻瞻顧，未能遽絕，皆宜有之。臣至軍前，可令立繳藩篆。然陛下之駕不出三衢、督師之兵不臨江上，即遵謙獨奉正朔，而二心之羣橫截於中，聲息不得相通、緩急不能相救

、此曹不敢奪遵謙之兵，其以斷遵謙之糧也有餘矣。遵謙若舍殺虜之初心，返戈內向，即爲不義；若坐而待斃，是不死於虜，而死於高皇帝子孫之手也。臣至軍前，亦即可通啓魯藩、馳檄文武諸臣，反覆勸戒，以明大義。然陛下之駕不出三衢、督師之兵不臨江上，臣與遵謙共奉正朔，此曹不敢殺臣之身，其以阻臣之行事也亦有餘矣。臣若遨遊於二帝之間，即爲不忠。若中道自棄，一事不成，是向以朋友之誼，猶可展手足；而今者奉天子之命，並不能置筆舌也。臣已與輔臣鳴俊約矣，今當與陛下約：二月爲期，投應不至，而魯藩拒命、道路阻絕，遵謙之營不能自拔，則臣先事之陳，不啻再四，臣即束身以奉使無狀，自拘於司敗耳。若夫欺君之罪，非臣所敢任也。臣之心迹，至明至白；其修晰陳事，至眞至切。伏惟聖鑒。

繳敕印疏

爲微臣奉職無狀，束身歸朝；恭繳敕書、關防，伏候聖斷處分事。

臣以正月十八日至忠義軍，恭頒恩命；鎭臣鄭遵謙率諸將士踴躍拜受，即擬遣子懋繩、左翼總兵官洪聲督兵迎駕，有定議矣。先是，遵謙爲江上諸臣所齮齕，屢有奪糧之釁，一軍嗷嗷已幾兩月，行糧未措，遣發維艱；而會稽縣庫額徵之餉，復爲方國安中軍藩封定南伯俞玉者劫去。遵謙不得已躬自入城，稍示彈壓。田仰、客鳳儀共挾私隙，列

陳藩宮、伏兵殿側，襲殺遵謙，斷指傷臂，劫掠居民，幾成大變。遵謙歸，迅連章糾之，格而不下。此則遵謙孤危內變，未知死所之勢也。臣甫至台州，陳函輝密啓魯藩，欲殺臣矣；既至紹興，環起而攻者，謂臣窺覘監國，抗不受官。今既入閩，乃復至浙，搖動人心；而方國安、王之仁等復爲王期昇、馬士英修怨，遂借黃澍一案，指臣爲虜諜，欲立殺臣而後已。臣竊惟王之仁，故無足怪。國安即欲殺臣，則請命於陛下耳；乃假手魯藩，此何爲者也，遂具啓稍明出處本末，而束身歸期，恭聽聖斷。此一舉也，國安語御史陳潛夫：若臣不入閩則已；如果入閩，必甘心於臣。臣謂猶有朝廷，則臣有罪，自死於天子之鈇鉞，寧有死於强臣之刀鋸者乎！顧臣反躬自思，臣之罪，臣自知之；亦何必諸臣箝網四張也！臣以縗絰不祥之身倡義餘杭，與姚志卓同敗，而終不能與姚志卓同功；上之不能死節以教忠，次之不能守制以教孝，冒昧行間，往來閩、越，有何實效裨益國家！即以直言，蒙陛下不世之知，亦口舌得官耳；乃碌碌道途，未能了鄭遵謙一事，並不可謂之說客：是臣之罪也。臣徒以力請親征，結怨勳貴。今黃道周既敗於前，鄭鴻逵復退於後；四方爲之喪氣，萬乘不可輕行。臣業已欺江東父老，而又不能荷戈先登，與健兒爭一擊之長；乃類於賊虜貽君父，是又臣之罪也。臣初謂江東可以坐定，浙西可以力復，杭州可以間取，義師可以驅策。今事機既失，關外動搖；僅一督撫坐鎭三衢，爲已壞之封疆收拾殘局，尚恐不支。若臣敢爲大言以欺陛下，是又臣之罪也。顧猶有

可解者曰：愚若黃澍者，陛下雖經賜敕，澍雖經拜疏，然舉國持疑，即愚人亦知捫舌；而臣謬為反間可、用招來可，必澍之反正。今未有期，設令溘先朝露，則澍終為叛臣、終為黨縱，聖明矜察，不投三至之杼，臣亦何面目舍閫扉之外以為居、斧鉞之外以為命乎；且使天下之人，謂陛下弘獎人才，每多破格；而猥蒙寵遇如臣者，使悍將奸黨得借題修郤侮辱朝廷，傷聖世平明之化而玷陛下知人之明。此尤臣所刺心扼吭而不欲生者也。謹恭繳敕書一道、忠義營監軍關防一顆，席藁於衢州旅舍，伏候宸斷處分。倘蒙聖明念其無他，不加顯戮；乞削臣原官，予以應得之罪。臣即遠禦魑魅不敢忘死，以圖報聖恩於萬一。至若鄭遵謙效忠原切，實勢多乖；所積猜嫌，半因歸命。今聲靈未及，逃死為難；更望聖慈多方矜拯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。為此具本，耑差臣標中軍參將龔朝植恭捧敕書、關防繳進，並齎奏以聞。

請終制疏

為感蒙聖鑒，慚負心期；恭謝天恩，再請褫斥，以安愚分事。

前臣具「微臣奉職無狀等事」一疏，奉聖旨：鄭遵謙事情知道了。黃澍一案各有本末，朕自能鑒諒。三衢事勢，全倚督撫鳴俊收拾。忠義營監軍既有不便，應回行在供職；敕書、關防准繳進。該部知道。欽此。臣跪誦之際，感激涕零。伏念臣遠臣孤立，徒

以直戇，開罪勳貴；陛辭以後，日夕風波，洶洶流言，不勝啓口陷胸之禍。今漸出虎狼之口，依光日月，得再見天顏，死且不朽。除即遵旨赴行在謝恩不敢稽遲外，臣又竊自惟古人君之於臣，或破格而相原；人臣之於身，惟計功以自責。臣飲水三月，積愆百引，監軍不能生敵愾之心，奉使不能張王人之氣；無功有罪，臣實自知。至若犬馬樸誠，萬有不能自安者，臣以苫次餘生，起談金革，非敢苟且功名。陛下欲見孝陵，臣亦欲見祖宗墳墓；其所趨江滸、歷行間，冀藉鐘鼓之靈迅復杭州，臣得攀先臣宿草一慟而絕，固千載一時耳。即不然，而海門咫尺，猶可望故鄉雲樹，寄其哀思。又不然，而從諸旅灑血郊原，亦不失狐死首丘之義：此臣夙昔之所期也。而二心險仄之徒，借端搆釁。臣以魯藩不辦殺臣，其辦殺臣者亡國餘魂，疑狂疑囈，徒傷大體，無益國家，遂拔足而歸。然臣於初志，已心摧目斷矣。臣去歲受恩之時，同官張利民趣臣赴任以受職，昭陛下納諫之美；以不到任，盡人子不忍忘親之心。今陛下寬其斧鉞，而臣因緣入垣辦事，是臣既負主知、復負初志。伏乞陛下終削臣官，以全臣節。若以聖世無棄人，鉛刀尚可一割；則臣服闋赴部爲期非遠，敢不黽勉圖報高深。此於君臣父子之倫，兩全不悖；深冀聖慈，曲加矜許。

再請終制疏

爲再申終制之請，仰懇天恩俯遂愚誠事。

臣兩具疏辭職，未蒙聖慈放免。臣以分屬小臣，不敢遷延道途，屢瀆天聽。臣奉差宜復命，特鑒雪謗宜謝恩。且出十死一生，宜稍盡犬馬戀主之私。謹趨行在，於本月十五日見朝訖。臣雖一介志存名節，憶當筮仕之初，見先臣黃道周論楊嗣昌根本已壞，節目何施。臣讀其言，每爲歎服。今即國當奇變，不主故常；然與鄭遵謙、姚志卓等戮力疆場，於心差安、於義差合。玆備員禁近，始於倡義，終於持祿；已虧名教，實負本心。此臣區區深以惕息。臣伏讀聖旨：墨縗隨駕征討，正合金革之禮。非不知仰借明綸，可自解免。顧臣力請陛下出關，而臣乃復入閩矣；雖不得已，亦心傷焉。疆圉孔棘，廟算成艱。幸浙、幸虔，尚無定畫；爲征、爲討，當在何時。在陛下可以萬幾周六合，原非虛文親征；而臣不過以一身治一官，何必虛文隨駕。伏乞陛下特允臣請，許於服終供職，使臣進退無媿大倫。此尤朝廷克謹民彝之務，臣不獨爲私請也。

三請終制疏

爲憂時雖不敢辭、陳力尤無所據，冒罪終請，仰祈聖鑒事。

臣兩疏終制，天語彌切，諭以時事安危之機、君臣相救之義，與國家兩全之禮。臣伏讀感泣，苟具心胸，何忍言去。臣聞時平則貴能讓，世亂則貴能任；以今觀之，容有

未然。今天下不乏能任之人也。撰敕鑄印，惟見才多；課職獻功，惟見才少。夫乘危急之秋襲取功名，斯已薄於君臣矣。復使不肖如臣者，開一奪情視事之端，利祿攖心，薄於父子，亦何取如此人而用之！且使臣能操戈殺賊、力禦疆場，國爾忘家，未爲不可。今儒而無武，不金不革，於禮安居！若乃入垣辦事，責在建言，而朝廷納言之途未嘗不廣，大小諸臣工師技藝人皆得言，言皆得見；即臣橫被知遇，以直言而授諫官，非爲諫官而始直言也。然則今天下所少，亦不在言；所少者，擇言之識與能行其言之才耳。臣即黽勉圖報，於實效空言，兩者無一而可，而徒有薄於君父之愆。此臣所爲不忍言去，而終不敢不辭者也。夫訓士以勇，貴在知方；觀人以使，本先有恥。臣豈獨爲一身愛名節哉！願陛下深察，曲全臣志！至於遵旨候對，臣誠欲稍畢其區區之意；苟片語有裨，亦繼主徵誠所不能自已者。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。

極陳時事疏

爲危亡之形日迫、補救之術全疏，懇乞速定廟謨，無狃積習以蹈覆轍事。

臣至行在九日矣。自去多陛辭，迄今八閱月，所見所聞，有君無臣。猶之乎前虛文盛、實事衰，猶之乎前營私殖利；猶之乎前處堂之嬉，朝不知謀夕；猶之乎前而兵愈單、餉愈匱、封疆愈蹙，陛下之志愈狐疑而無所倚仗。今恢復之說，幾成夢囈。陛下無謂

前此規畫，遂足捍禦。今虜以精騎三千直叩關門，能必一丸泥封其險乎？萬一不能，御營之兵既弱且少，八閩人情脆而喜變，儲無宿糧、守無宿備。陛下無謂諸高冠長劍者皆可以共生死，凡羣集闕前以陛下爲利之所在者，異日必以爲害之所在，而去之惟恐不速。今即借端速引，而亦有所不知也。陛下雖武，誰與嬰城！內備既不可恃，外援可待，能如宋高倉卒之際介馬疾馳，虜追及於甌止矣。今舍閩則廣，廣不可則海，此有異南宋崖山之轍耶。陛下一動蹕，則閩兵亦各歸其家；幸虔既不可旦夕安，幸楚又不可旬日至，能如羽林神策以死衞蜀道梁洋之難乎？萬一又不能，陛下何所稅駕？今士之勇怯，戰者不知；備之緩急，守者不知；道之險易，走者亦不知。苟且，無事則鋪張中興、粉飾太平而已。其稍有知者，第撫膺頓足以爲無可如何。嗚呼！可爲寒心，一至於此。願陛下明敕羣臣竭心致思。國至於將亡亦宜憂，人至於將死亦宜悟。有能任虜之不至，至而戰必勝、守必固者若而事、設有不幸，能收餘燼以爲再舉者若而事。能者可者竭蹶而行，猶恐其不及；勿徒以一會議塞責，勿徒謂某處有某督撫、某處有某勳鎭，某勳鎭已晉封頒印、某督撫有尙方加敕，可以無恙塞責，庶幾殷鑒浙東。百有一濟，宗社臣民，不勝大幸。臣三辭不允，兩候不對，自傷無以解聖明宵旰之憂。臣之來不爲偸安，臣之辭職亦不爲逃死。臣之迂愚，以爲不莅職而死，異日見高皇帝於天上，或無誤國之誅；見先臣於地下，亦冀免忘親之罪耳。並祈聖鑒，終賜曲全。

請決策出閩疏

爲罪言日滋，野謀徒切；再竭狂瞽，以盡寸心事。

臣伏覩陛下以南宋敗殘之終局，爲本朝恢復之始基；踐祚一年，蹙國百里：此人謀不臧，而所處之地失也。自古中興之君，未有不於死中再生、亡中再存者。五胡相殘，晉始安枕；兀朮再窘，宋高徒以楚蜀長淮尙爲藩捍、兩河忠義日擾腹心，羈以稱臣結其苟且。今燎火在胸、安翔在步，願陛下盡棄天子之文，躬行將帥之實；設令遂返天興，此由泉州港自謝女峽遷於硐州，至崖山舊路也。陛下旣不屑爲，豈可坐困延平，待其自斃。今誠能大戒文武，聲言復浙，爲漢使者晨入韓信之軍直走湖南，奬率銳師竟擣荆、襄，招來兗、豫，中原豪傑羣起相應；逆虜聞之，以爲陛下必天而下，必不敢取我，棄尾自爽首脊：此上策也。簡閱忠義，移蹕虔州，疏通江、廣，兼顧閩、浙；丁魁楚等後勁於南雄、萬元吉等前茅於建撫，急呼楚師爲之連臂：此中策也。乘水兵之出並勢出關，撫慰潰散合爲一路，與虜浪戰，勝不虛生、敗亦不徒死：此下策也。若往來延、建，觀望經時，幸虜之不來，而虜必來；冀關門之可守，而關門必不守。輕騎叩城，避不暇走：是爲無策。願陛下熟計之。當今之時，猶有稱王者之師，宜萬全八閩之地爲根本者。今直有王者，未嘗有師。度之時勢，萬無一全，而空飾觀聽；恐賊已入門，猶傳呼拜

客，如北京故轍，可爲痛心！且有閩餉一百二十萬，守關門而不足，何與於進取；即有閩兵數萬，求一戰而不可得，何益於勝負之數。陛下歲餘所多者天子之名，未能報讐雪恥之過耳。其實與鳳陽蒙難同一寄生，誰爲根本，惟陛下深思之。臣二十二日具「危亡之形日迫等事」一疏，尚未得旨，貌言皆華，苦言皆逆。然時事至此，安敢不言！幸無以靦顏，文其充耳；臣即獲罪，稍慰此心矣。

終請守制疏

爲言官有不得不盡之職掌，行己有不得不守之廉隅；誓死陳情，終乞守制事。

臣四請終喪，未蒙俞允。前以國事日壞，義不忍默；拜具「危亡之形日迫等事」一疏，奉旨：奏內滿紙憂危，惜無實著！金堡果有救時經濟，著即條議來，以憑委用。該部知道。欽此。臣汗浹於背。竊歎票擬大臣，何諒臣之厚而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。陛下御極一年所矣，所言者匡復、所籌者兵餉、所進退者人才；即當路諸人，受恩深重，憂國奉公，自其分內。豈臣不至，片紙亦無憂危；豈臣不言，滿朝遂無實著。且抱術救時，寧甘懷寶！豈臣職在進言，無容論而不爲；諸臣道在立功，顧當存而不論乎？夫責臣以實著，此試可之至斷也；期臣以救時，此虛受之盛心也。顧令臣條議，孰敢不議；而談及於委用，又何疑臣之薄哉？臣聞之，言而求利與言而求名皆有道，所號爲小人。臣

通籍七年，居官者五月耳。苟非𢊍踞桑梓，詎不廁身仕途。且以終制力辭，雖奉嚴綸，臣行臣志，未始到任。若纔開口論事，便謂有所要求，則臺省遂成由竇之徑，封章皆爲攫位之媒。臣非未受主知，何必建言求用；如以競進之心，待憂危之志，人生品行存者幾何？且使九重之上，疑諫臣論列本非愛君，不過竊利圖榮；豈特沽名賣直，是范鎭所謂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進拒諫之計者也。君子卷石以避不肖之名，小人必攘臂而爭不肖之利，則國家汙隆、人才消長，分於是矣。臣雖愚陋，亦當爲一身愛此名節，爲言路守此紀綱；豈容混迹掖垣，復爲忠臣孝子所笑！伏乞陛下立削臣官，以存君父之大防，以別言功之實效。至於臣弱植之衷，本無經濟；即有條議，不合時宜。頃於未奉旨之先，已具「罪言日滋」一疏；倘蒙聖鑒，聊盡蒭蕘，亦不敢再有建白以蹈尙口乃窮之戒。

請處分疏

爲懇恩特賜處分事。

臣竊見輔臣曾櫻奏，內稱平國公鄭芝龍所最恨者臣堡，以上布其言於後殿，同於市朝之辱；可權處分，以示慰安之意。抑何忠於陛下而深愛臣也。臣自去多十一月十七日陛辭之後，千風萬波；即方國安之欲殺臣，明云平、定二侯有書與之，臣不敢深言。今合輔臣之言，則已較然矣。陛下不即處分，恐異日有甚於陛下之處分者；臣即不敢避禍

，然於國體則愈損矣。臣本無才術可以裨益聖朝，倘如輔臣之議一處分而可使無兵有兵、無餉有餉，苟利社稷，死且不辭。臣復何惜此官，不以仰慰宵旰。且臣受陛下深知，即形迹日疏，而神志相照；用臣有經，舍臣有權。願陛下無惜一臣；即有嚴遣，無殊於錫命也。並乞勿下臣章，別賜指揮；恭候聖斷。

附刑科給事朱奏單

同官金堡原在制中，平虜侯臣每對人切齒而談其隱，益有深意存焉。皇上用之扈駕，則愈見參差矣。若遽處分，又於國體有損；不如令之終喪，庶幾兩全而無害。

聖旨：金堡准守制去，服滿候用。

堡於終喪，蓋四請而不得，乃得之於朱君；其所以得之者，曾也，亦鄭也。使堡終爲人子，其錫類也大矣；能無感乎！

上魯藩啓

爲祖仇不可忘、家難不可搆，請持理勢之平、崇仁讓之美，以定中興一統之計事。職以書生，棄家抗節。始與姚志卓會師餘杭，繼與鄭遵謙同盟江上；馬晉允謬列職名，蒙殿下職方正郎之加。職不受而入覲請師，遂以直言受知，銜命監軍。職非輕殿下而不臣、私皇上而效命也，職聞天下之大，非一身所能爲；一家之仇，非二心所能報。

一矢可折，九矢不可折：雖夷狄猶能言之。職等倡舉義旗，初非爲殿下爭天子，亦非爲皇上定諸侯，直欲爲高皇帝二百餘年摧蕩廓清之功雪恨耳。計高皇帝在天之靈，與其兩孫相持，不如一孫獨任；計諸臣所仰體高皇帝在天之靈，與其兩主相衡，不如一主獨令。昔更始稱尊，劉縯止居大司馬之位；湘陰繼統，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。縯豈甘以賢讓不肖，崇豈甘以父讓子哉？恐一家之中，有二天子，即外患得以相乘也。今且無論帝王之名與先後之序，殿下以姪事叔，則今上既非湘陰殿下以賢事聖，則今上並非更始。即上表稱臣、拜疏迎駕，豈遂爲屈己乎？古今事勢，略有鑒觀。有以諸侯爲天子者矣，未有已爲天子因一諸侯不順，而遂自貶爲諸侯者也。然則兩大相抗，必至於離；兩離相尼，必至於敗：使狡虜得乘瑕觀變，坐而收漁人之功。誰爲高皇帝不孝之孫？誰爲高皇帝不忠之臣？恐殿下與文武諸臣，不得辭其責矣。殿下至仁至讓，職所深知；顧使輕薄險躁之徒，扼腕抵掌而張拒闖之聲。寧有江東十萬之師，合之未足以退虜；而用紹、寧、台三郡之衆，分之又足勝皇上者！詩云：兄弟鬩於牆，外禦其侮。今當禦侮之時，而自啓鬩牆之釁，此亦與諸臣忘家報國之初心自相刺謬也。殿下誠能排羣議以奉一尊，異日光復二京、祗謁寢廟，皇上之功不過漢光武，而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；厚實不虧，而顯名爛焉，即皇上亦安能屈殿下哉？職奉天子之命而來監軍，固不容鄭遵謙不納。倘謂職非殿下之臣，難與共事；職仰體皇上親睦之誼，必不以去就開爭端。如以職挾持異說

搖動人心，將甘心於職；職固高皇帝之忠臣，亦非今上之私臣，棄此七尺如脫敝屣。事後反觀，則合。今日佐命諸人，無有如職之能愛殿下、敬殿下者；惟殿下少垂察焉。

再上魯藩啓

爲守義不可以逆詆、奉使不可以威屈，敬陳立身本末；仰祈睿照，以定天下萬世公論事。

職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，由庚辰進士，選授臨清州知州；兵荒災疫，誓不催科，居官五月，投劾而歸；廷臣交薦，蒙先皇帝起用，不赴；旣而聖安御極，奸臣竊柄，自以麋鹿之姿，終於山野。不幸南畿再陷、武林失守，職避地禹航，潛結鄉勇，與鎭臣姚志卓協謀抗虜。復城之後，虜乘虛焚瓶窰、入石瀨，職幾死虜手。棄家渡江，見鎭臣方國安於舟中。國安軫其流離，猶欲爲職遣兵迎取家屬；職謝之曰：但願明公滅虜，使餘生得見漢官威儀；若賤眷私事，不敢仰煩公旅。時姚志卓復趨餘杭，職即挈漁舟赴小亹，與鄭遵謙共圖恢剿之策。維時于頴、章正宸、熊汝霖、錢肅樂、祁熊佳、馬晉允、王紹美等，每握手論心，未嘗不爲職歔欷歎息也。職以皇上正位已久，而親征之駕遲回不發；徒步入關，慷慨請師。旋以直諫受知，特加科銜。初蒙面諭，再荷溫綸，不容不拜；遂齎敕書、將印賜鄭遵謙，即監其軍事。職惟大敵在前，九矢難折；分則虜操漁人之功

，合則我得禦侮之誼。且秦、楚猶可同仇，豈一家遽分胡、越！星赴江干，言傳天眷。遵謙祇受，亦曾飛啓上聞。職觀事勢頗有異同，義不以一身之去留，而開官家之嫌隙國。臥疴斗室，稍俟痊可，即移御營復命。此職服官出處、閩越去來之大概也。比見鎮臣方安、王之仁斥職爲叛逆，指職爲奸細；職以抗節孤臣，棄一家、出九死，以奉王室，心迹洞然，可以不辨。顧謂職以百口保黃澍，招引入浙江，上煩殿下令旨，俾遵謙緝解法司究問。夫黃澍降虜，天下共知，職仗義之人，豈爲不義者左袒哉！先是，皇上登極之後，賜澍手敕，赦其前罪，會立功自贖；此豁達之度，顚倒羣材之大略也。澍拜敕即拜兩疏，願挈上江以歸本朝；並合胡騰蛟、通劉弘起，規取中原，冀湔前愆。此亦用間之際，招來反側之大機也。時羣議持疑，職適論列封疆數事，謂李祐賊將，當陣生擒李愬，不特違君相之命，且拂將士之心而用之。今澍自來投款，無用多疑。澍既不至閩、又不至浙，我之所費，僅一敕書耳。而聖諭亦謂黃澍已失身虜中，果爲虜用，何難明目張膽，豈必定爲細作。今日之過，朕與爾分之。此職拜疏所謂陛下信澍固當用，疑澍更當用。此是兵機，非衆人所解者。夫兵不厭詐，使澍稍懷猶豫，則一紙詔書，適足以發狡虜之猜忌；黃澍不爲屠肆，即爲俘囚矣。篰棗畫龜，所以殺野利天都之具；職豈遂眞保澍之人哉？夫逞一時之忿，不顧其理之安，以公議定是非則可，以私憾決生死則不可；即伏澍怙終之案，爲職異日杜倖生之端則可，若造烏有之詞爲殿下今日張拒閩之幟則

不可。職爲皇上近臣，非虜官、非寇官，且銜命而來，以奬鄭遵謙倡義之烈；非通虜、非通寇，較其局面不過如王景亮之至方國安軍中耳，在遵謙無縛職之理。若謂監軍奉何主之命，則起義復奉何主之命？職所奉者，皇上之命；即使敵國之釁遂成，職當以爲而不可者，謝奉使無狀之罪於皇上耳，豈可委君命於草莽哉！且無論職爲皇上持大體，不區區爭一監軍。即毅然視事，則職固高皇帝之義臣，並非皇上之私臣；即鄭遵謙爲皇帝之義兵，亦非殿下之私兵也，豈得名之爲非類乎！職賦性狂直，一論王期昇、再論馬士英、三論彭遇颸，宜其來國安之憎。而鄭遵謙又爲江上諸臣所側目而欲甘心者，則借澍以陷職、借職以陷遵謙，亦勢之所必至。究竟職伏屍流血，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，不死於黃澍，而死於遵謙，衆射之的也；寧特霜飛六月、寃塞貫城而已哉！謹詳列職所受誣宜辨者，惟殿下與諸臣虛公以斷之，職不勝幸甚。伏候令旨。

嶺海焚餘卷中（永曆戊子十一月止庚寅正月）

仁和金　堡道隱父著

時政八失疏

為中興之根本在朝廷、經國之規模惟法度，謹論時政八失，仰祈聖斷，亟行釐正事。

臣聞天下有道，以理馭勢；天下無道，以法徇人。謀國者類以國家之變亂，聽其淩夷，而不知以綱紀之淩夷，釀成變亂。爾者殷憂啓聖，薄海嚮風。臣職不獻諛，未敢為中興稱賀也。祖法不守、人心不正、國是不定、主權不尊，雖使宋得偏安、漢規一統，恐有不能終日之勢；而況醜虜尚驕，內變不弭乎？夫知藥病即藥，以弦易韋，非有甚難之事也。臣請不避斧鉞，以時政八失，一為陛下陳之。

一曰朝政不宜獨專也。臣謹按祖宗設官，特尚嚴密，雖閣臣不攝部務；其攝部務者，變也。至於文武之職，截然不紊。文安侯馬吉翔護陛下於險阻之中，積有功勤；賞以通侯，誰曰不可！前者閣銜之加，吉翔陳誼力辭，可謂有體。然辭閣銜而不辭閣權，得毋避名而居實乎！勳臣有事則挂印專征，無事則理京師戎務。其不侵文臣之官者，制之

也；其並不掌衛臣之事者，尊之也。吉翔督理京營仍管錦衣衛，則已自褻矣。復參預機務，是內閣也；主會推大僚，是六部、都察院也；章奏進止悉在其門，是通政使、六科也；誥敕經其看詳酌定，是翰林院也；出入內廷、口傳天語，是司禮監也。舉天下人之分理而一人任之，三百年無此法，三百年亦未嘗有此人。權震世者，主危；威震主者，身危：度亦非所以愛吉翔也。

一曰勳封不宜無等也。思恩侯陳邦傅攘反正之伐，遂晉上公，已爲江、粵諸勳所笑；一旦世守，顯恣罔行。臣察潯州奉旨，則居守耳。以居守之旨，行世守之敕可乎？有此敕是交通干亂政之禁，無此敕則矯詔犯不道之誅。且朝廷頒賞，自有常經，功不一人漸，何可長使；封疆可以割裂，則天子將爲寄生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

一曰罪鎭不宜久縱也。闖賊郝永忠本我寇讎，暫歸縶索，未嘗與虜一戰；而震驚乘輿、戕賊內地，頃且殘靖州，逐勳鎭矣。陳友龍反正之後，有力恢寶、武之功；而永忠偏布流言，謂勳輔騰蛟令其報仇，欲以離義士之心、敗督師之望。永忠殺虜不可、事主無能，勢且白頭作賊；而敕旨呴濡，如奉驕子，使得借朝廷之刀殺朝廷之人，跋扈神飛，忠貞體解。陛下一詔削其官、聲其罪，使天下知其爲國法所不赦。即奔逃斧鉞，亦必有斬木揭竿，爲萬姓雪憤者；永忠特獻忠之續耳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。

一曰中旨不宜頻傳也。臣聞輔臣票擬不當上心，駁改再三，竟傳中旨。不知所謂中

旨者，果出自陛下之意乎？祖宗朝軍國萬幾，上每日御文華或在煖閣召諸大臣面决可否，即廟算確有禀成，而票旨仍歸閣下，所以防在旁之奸、絕叢神之借也。今外廷之臣，脂韋多而骨鯁少；大之不能引燭焚詔，小之不能叩閽力爭。如果出陛下之意，何不以一切庶務聽各衙門率由舊章；而重大機宜，會輔臣上前公議，取自聖裁，務求至當。陛下既有憂勤之實，且得以長料事之智，益知人之明；奈何使天下之人，一疑其斜封墨敕、一疑其口敕處分也。夫用人而傳中旨，雖君子亦謂之進自他途；行政而傳中旨，雖良法亦等之出於私意也。

一曰貪墨之風不宜自內廷始也。納餉得官，殃民蠹政，陛下既不能禁之於外矣，亦宜謹之於內。乃一朱議洸也，明旨業云撫按交參，贓私狼藉；而聽其輸餉，令都察院嚴追進解。未幾，命以監司推用矣；未幾，復補平樂知府矣。使議洸而賢者，則無贓可追；議洸而不肖，僅有罪可贖。語云：子之不欲，雖賞不竊。今遂賞其竊矣，然則輸餉有異於分贓乎？都察院非追贓之官，平樂府非賞贓之地；是一舉而三失也。朝廷不以正率，安能中飭羣工；即日下哀痛之詔，何益於民生吏治耶！

一曰調停之術不宜自言路終也。言官者，是非可否所從出也。天子曰是，言官曰非；大臣曰可，言官曰否：天子但有一是一非，必無兩可兩否。言官固未嘗無功罪也，潘世奇之與呂爾璵，一旨而得兩非；吳其雷之與謝昌，三疏而未嘗存一是。此亦一是非，

彼亦一可否；顯示以不明不白之狀，而隱示以一輕一重之權，則陰陽消息之禍，必有不可勝言者矣。夫使言路可以調停，則天下復有何事可容分別？此固巧於立仗馬寒蟬之榜樣者。臣不願爲陛下聽之。

一曰義兵不宜概行摧折也。天下之以起義冒官而行私者多矣，然在朝廷，自有機權以鼓舞開其先、以察覈謹其後耳。秦皇四海既一，且以銷兵生草野之心；今强虜未殄，每見歸農之令，將無早計乎？道路爭傳揭示通衢謂「破家起義，全髮隱山」八字，見之欲嘔。以臣虛公之論，行己各有經權，彼此不容偏廢。凡爲國家矢報，智以濟忠者上也，愚以成忠者次也。其中破家起義，亦有有用之才；全髮隱山，不過無用之士。然揆之名教，未爲得罪，亦何至於欲嘔哉！夫出於一己者，僅天理之存亡；傳之四海者，即人心之向背：不可不愼也。

一曰奉使不宜濫及非人也。聲教既阻，文告爲先；荆棘少通，使命特重。或以一人規一路，或以一路規四方；朝望既輕，首尾皆斷。今負販之夫，苟且得官，皇華載道。頃聞恭慰山陵，令江右齎奏通判吳之俊加以部曹，附便前往；此何等大事乎？南都可往，自有親臣、大臣；如不可往，復安用此！謂陛下輕天下可也，倘謂陛下輕祖宗可乎？周鼎瀚以小人之尤，不容於朝，姑爲晝錦之計；而明旨令以原銜頒敕，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。夫四方以二祖、列宗之歌思，望翠華於兩粵如在天上，未嘗敢有輕陛下者；奈何

用匪類以自輕也。

以上八失，更僕難終。臣姑舉一二，以概其餘，亦不能爲諸大臣解矣。夫經營雖當草昧，而僥倖不可中興。且今日之朝廷，非有餘力能致天下之死命也。所恃而存者，一代之祖功宗德、千秋之聖教王章耳。使祖法不守，例皆不守；人心不正，言皆不正；國是不定，事皆不定；主權不尊，名皆不尊。先事不圖、當事不執、過事不挽，一任其勢之所至，而奉身以聽之而已矣。此於私甚便，於國家之存亡，臣不知其何如也！願陛下赫然乾斷，下臣疏公議；如臣言不當，則治臣之罪，以謝諸臣。倘謂杞人之憂，可佐薪膽於萬一，改絃而張之，朝政一新，觀聽皆動；既往之病，即見在之方。區區樸忠，稍可自盡；死職蒙禍，素不敢辭。惟陛下垂察。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。

辭署印疏

爲微臣未信而諫，方候處分；不可則止，義難就列。懇辭印署並請褫斥，以安愚分事。

本月本日准太常寺少卿管吏科都給事中事丁時魁咨移：爲印務事。該本寺科題前事，奉聖旨：李用楫以原官署掌禮科印務、金堡以原官署掌兵科印務，該衙門知道。欽此。臣小臣也，例不當辭；然臣諫官也，前月二十七日具有「中興之根本在朝廷等事」一

疏，迄今十二日矣，未奉聖旨。夫使臣言而當，則朝上而夕報可，陛下之德也；臣言而不當，則朝上而夕議罪，亦陛下之威也。今遲之又久，徘徊而不下，豈陛下未能徑行其意耶？抑將漫無可否，仍出於調停，欲臣自食其言也。陛下未能徑行其意，而臣立於朝危矣；臣自食其言，而又立於朝恥矣。然則臣方將求去之不暇，而暇於署印乎哉！除臣將移來兵科印信並紅本八封移咨吏科別題外，謹具奏懇恩辭免，並請旨褫斥。臣無任戰悚待命之至。

中興四議疏

為八閩之事權當一、三吳之聲氣宜通，江楚以合而為功、秦豫以分而握勝；請弘廟略，自執中權事。

，竊惟天下之勢，奮於西北，而莕於東南。今乘輿越在端水，尾不可以起脊；雖運會日新，譬之散錢，未見能貫。夫耳目不限一隅，而精神周於六合；使英雄競起，咸仰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威，然後可以一大統。陛下不以臣不肖，俾承乏兵垣。其籌畫固與中樞相表裏，則在兵言兵，不敢以芻蕘自愿也。

古之有天下者，橫戈躍馬以爭中原，則八閩、兩粵，無暇顧盼；乃者蹕所在，即八閩得為兩粵之輕重。勳臣李成棟以全力下虔，期會章門；而偏師駐於潮、惠，則欲使

海波不驚，亦宜有將伯之助。臣昔事思文皇帝矣，鄭芝龍欲以私憾殺臣，而臣獨知其子賜姓成功樸忠勇敢，氣志過人；頃聞血戰三年，不覩芝龍一字。蓋匪躬之忠、幹蠱之孝，未有若是兼至者也。臣察閩中，兵非寡弱，直以兵不一將、將不一心，彼此相顧，無由獨發。陛下何不下特詔，一以其專責之成功，使得合將士之渙散、戢宗藩之覬覦，陸以通入浙之關，水以斷窺粵之路；即自溫、寧以抵東萊，悉有奇兵並擣之用。此當議者一也。

三吳為財賦奧區，賢士大夫之所聚；倡義之烈，及今未散。陛下愼選大臣勳德才望足以服人心而操大柄者，命之督師，南京未復，則可以宣布威靈，奮揚旗鼓；已復，則可肅清宮禁，祇謁園陵，經理征輸，疏通師旅。然後開府維揚，合山東而恢河北。此當議者二也。

湖南諸勳曹志建、趙應選等既至衡陽，宜以一往之銳，竟出茶陵，與豫章合勢；湖北諸勳馬進忠、張廣翠等直走武昌，三路建瓴，不期可會。然後督輔騰蛟居中節制，仍於武昌謹備行宮，以待駐蹕。此當議者三也。

制輔胤錫已合夔門之兵矣，臣竊意李赤心十一部出河南，而譚文等分兵助川督出陝西，易地則無功也。夫吳三桂之據長安也，必得一當，以報我矣；起而與李赤心為仇，則勢不可以速下。胤錫之調度，故已得宜；然後鎭襄陽，以結三川、秦、豫之局。此當

議者四也。

夫如是囊括四海之槪，陛下已運之掌上矣。陛下整肅禁旅，朝夕組練，親御甲胄，由楚以規西北。此大聖人之所爲，一統之全局也。由江以奠東南，此中材之所爲，偏安之半局也。陛下緬思二祖、列宗之鴻功，知必不以中材自畫矣。願與大臣議之。煥大勇於天章，授神謨於薄海，使閫外文武如奉進止於御前；異日報功闕下，若曰臣等稟朝廷部署，不敢踰越尺寸以得致此耳，天下其中興乎！伏惟陛下裁察。

奬卹義將疏

題爲闡明義將生死忠功，敕部改正，分別奬卹事。

臣辦事垣中，接到紅本內兵部右侍郎攝禮部事臣曹燁題覆「監軍御史米琦行間諸臣勞瘁已極等事」一疏，奉聖旨：是。副參遊擊都司張宗友等各員名，准原銜實授，給以部劄。姚啓虞著授副總兵都督簽事，給與欽劄。該部知道。欽此。其張宗友等係米琦標將，臣不與知；至姚啓虞兄弟倡義本末，臣見在辰溪，知之最詳，不敢不據實入告也。今年三月六日，協鎭辰常署正總兵都督同知姚啓虞與其弟啓唐起兵浦市。至閏三月下旬，啓唐赴四都調援；而辰虜盡銳來攻，啓虞力戰，爲礮所傷，輿歸即死。啓唐自外至，以三十人搏虜敗之，遂以副總兵代領其衆，大小二十餘戰，殺虜數千；其與諸將絕指誓

天，感有風雹之變。臣曾以鐃歌十首勉勵之；其一曰：截指盟心質上皇，此心不變變陰陽；黑風五月如拳雹，稍答將軍氣似霜。蓋庶幾白虹貫日之遺矣。臣自八月出山，遂與啓唐不相聞問；然每飯未嘗忘也。頃接督臣鄭逢元一揭，極口南寧侯張先壁之功。然以臣所知，五寨司僞虜不滿五百，誘其降而殺之，而動稱鏖戰；眞滿鎭臣林得勝扎龍門溪一月，不戰而返沅城。今捷功纍纍，而兄弟血戰之姚啓虞等，絕不挂齒牙。閫外之臣既無公論，則朝廷安得盡知；而君門萬里之謗，乃歸於天子。臣竊痛之。惟御史米琦獨爲表章；然遠在常、武，第知啓虞之起兵，不知其戰死、亦不知啓唐之能繼兄之志若此也。伏乞陛下敕部改正，啓虞宜特加優卹；啓唐宜特賜敕書獎勞，並給與協鎭關防，使得奉皇仁而率將士。臣敢以罪坐舉主之例，保此虎臣。

劾徐心箴、呂爾璵疏

題爲樞屬敗行有素，臺班非類當鋤；據實糾參，以肅官方事。

臣與兵部車駕司郎中協理職方臣徐心箴，曩在延平，曾識一面。丙戌十一月，臣至衡陽，則聞有兵部大堂徐心箴在焉；臣竊駭之。問與衡人言，此司官耳。衡人不信，以爲彼見有堂印給劄爲市，日日鼓吹送人；臣益駭之。意豈思文皇帝當倉猝之際，別有殊擢；抑心箴於倉猝之際，攫堂印而來也。以十行向心箴請劄，得而觀之，則車駕司印而

用紮粉以愚人者；臣不覺失笑。夫士君子即當窮途，可爲乞丐耳，何至爲遊棍耶！今者臣赴行在，有語臣：心箴每爲舊文選張佐辰過付者，有謂其在職方勒索多端者。臣且唯唯，不敢否否。夫心箴不難以假印爲市，則其得眞印而用之伎倆可知矣；心箴不難與文選相通，則其操職方之權而自爲之伎倆又可知矣。四方多事，樞屬爲行間之望，非精心斂手、廉潔無私者，不足勝任；心箴不宜久溷此坐也。自弘光以來，有職方如狗之誚；皆人累官，非官能累人。近且有薄職方而不爲者；監軍輒加臺銜；即係勳輔督鎭所題在外者，猶當特加澄汰。若十三道御史，豈可亂廁匪人耶？呂爾璵錦衣書辦，臣姑不爲已甚之求；然其假冒舉人，經憲臣袁彭年所駁，則昭然耳目。乃不自引去，豸冠就列；臣不知其何以得，又不知其何以無失也。臣忝署兵垣，則兵部之不肖者，臣不能容。至御史雖爲總憲屬官，而互糾載在憲綱；且同居言路，則其不肖者，臣又不能容矣。用敢據實入告，伏候乾斷施行。

論票擬黨庇疏

爲黨庇成風，糾彈無補；再疏參駁，特請威斷，以申國法事。

臣前具有「樞屬敗行有素等事」一疏，奉聖旨：據奏徐心箴衡陽鬻劄，專屬駭聞；著自行回奏。呂爾璵前疏引病請去，已有旨了。該衙門知道。欽此。臣莊誦之下，不勝

感、不勝歎也。從來科道官糾劾大僚，言在必行；而宜稍存大體者，或以引病請去，爲之解嘲。若日已有旨，則科道官之糾劾，並爲後時與多事矣。臣何人也、爾璵何人也，且無論以仁傑之袍、賭昌宗之裘，志士猶爲怏怏；即爾璵一竊位小醜，其有罪，朝廷竟去之耳。何待其請，亦何論其病，又何得以曾經引請寬其議論之條；臣姑不置辨。乃恭繹明旨，所云前疏引病請去者，似爾璵亦久出班行矣。臣至行在四十餘日，表著之間，爾璵在焉；會推之際，爾璵在焉：是爾璵未嘗去，亦未嘗病也。何時臥痾？何時勿藥？何時掛冠？何時賜環？既已有旨，即都察院當覆耳。憲臣袁彭年於何時具題請留？爾璵於何時謝恩回道？若云有旨未覆，則爾璵所引之病可以自痊，而所請之去兼可以自住；此直謂之蔑旨耳，豈得謂之有旨哉！夫爾璵出入馬吉翔之門，凶鋒滿手；潘世奇一參，而堂官奉旨反嚴於屬官，則臣今日安敢多求。所可歎者，爾璵儼然就列，則爲猴官之柱史；爾璵即飄然去位，仍是兔脫之臺臣。且臣責在發奸而彈文所及，無救於爾璵舉人之假，更無損於爾璵御史之眞；法度淩夷，莫此爲甚耳。嗟乎！神羊之角，竟借狐狸；不僅識面無慚，抑亦呈身自喜。使堂覆而可無可有，即屬官將自去自來，則有一爾璵而都察院衙門可廢也。當臣未參之先，爾璵不難等明旨如弁髦；及臣已參之後，明旨反借爾璵爲鐵券。且以大臣去國之詞爲小人逋逃之禮，白簡既已無靈，青蒲何當再伏！則有一爾璵而臣等六科衙門可廢也。金吾之線索如前，豸繡之衣冠如舊。輔臣筆下，跼蹐私人

；天子詔中，周旋幕客：則有一爾璵而內閣衙門亦可廢也。伏乞陛下赫然一怒，立褫爾璵之官，仍令法司究擬其假冒舉人、交結權門之罪，庶國法伸而官邪知戢矣。其徐心箴既奉自行回奏之旨，自當俟其有無支飾，另本題參。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。

請覃恩應得誥命疏

題爲補陳服官履歷，恭請應得敕命事。

臣堡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，由庚辰科二甲進士，初授山東東昌府臨清州知州；升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，欽改禮科給事中。今蒙聖恩升本科右給事中，署兵科事。臣通籍十年，立朝無幾，雖未效涓埃，而艱虞萬狀；前不具述，蓋自乙酉起義，棄家以來，迄今五載矣。陛下龍飛，臣方守制，未敢入覲。及武攸之變，辰沅繼陷，抗節於腥風羶雨中，一時比之謝源明；而謂臣拒虜書，亦過於謝枋得。然幸已不死，何可言忠！乃臣不能不疚心於臣之不孝也。臣幼而喪母，長服父訓，祿養不逮，抱恨終天；甫襄窀穸，而虜騎蹂杭；倉卒起兵，時與願違，流離數十里外，不得一攀墓前宿草。猶憶臣父易簀之際，以寡嫂幼弟丁寧相囑，而今不能顧矣。爲本朝義臣者，醜虜指名逆賊鈔沒田廬、株連親族，臣不知兄弟妻子逃死何方，兄弟妻子亦不知臣偷生何地。臣孑然一身，寄食故人。再見日月，得如杜甫奉墨制歸羌村，恐無此福；亦恐五世嵩楸鞠爲茂草，黃沙白骨

，雪涕無從。每一念及，腸爲之斷！然則忝列侍從，勉效尺寸，以慰先人；非邀陛下寵遇，何以雪微臣之罪也。臣於隆武元年、二年兩遇覃恩，以拮据疆埸，僅得一請；方候用實，而延津變起，誥軸遂失。察於往例，亦應補結。臣雖流落五谿，未能執鞭策從陛下於險阻；然悲笳鼎沸，四顧侏儒，日以中國之衣冠，灑大明之血淚。今匍匐趨朝，後臣而至者，如同官洪夢棟等皆以獲叨大典，則臣又似有應得之恩未敢擅請。並望陛下推兩宮孝養之懷，憫臣萬里哀思，弘開錫類；臣且得藉報所生，隕首結草，益知所以自矢矣。臣無任激切懇恩之至。

申飭督輔三令疏

爲申飭督輔三令並定微臣四議，以尊朝廷而大一統事。

臣惟今日之患，既在外，復在內；太阿旁落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天下寒心久矣。憶臣去秋至全陽貽督輔騰蛟一書，謂强虜未殄，而中朝舉動無以大服羣倫，小則有何北方命之憂，大則有許下擅權之釁；即使光復二京，終非國家之福。此非臣過計也。夫均一藩鎮耳，德宗馭之而亂，憲宗馭之而治，昭宗馭之而復亂；豈在形禁勢格哉！亦云理而已矣。孔子曰：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。詩曰：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祖宗法制，非不犂然；而謀國之人，惡其害己，而思去其籍。其所位置者，皆私人；所講求者，皆私語；

所奉行者，皆私事。內既不正，外何由會？此臣初詣行在，不憚以正朝廷、守法度爲陛下告也。夫臣豈不知陳邦傅之世守，別有奧援；郝永忠之跳踉，遽難問罪。然且必申其論者，欲使邦傅等知清議難掩，雖孱弱儒生，且欲執簡而繩其後如此也。近接督輔騰蛟「聖敕久而愈新」一揭，其拜詔颺言：兵馬雖自紛紜，無得跋扈成割據之患；錢糧總一正額，無得苛取開爭奪之嫌；官僚還之朝廷，無擅選授以廣私門之植。臣不覺蹶然起曰：督輔之忠，社稷之幸乎！夫今天下民禍極矣，虜與賊相角而禍中於民，兵與虜相角而禍中於民，兵與兵相角而禍復中於民。打糧之外，有遊火；遊火之外，有私派；私派之外，有互徵。彼既張官，此亦設吏；豺狼載道，人跡俱空。問所從來，誰爲作俑？頃又接騰蛟「軍國宜奉朝廷」一揭，痛陳便宜徧及之害，不啻附膺慟哭。嗟乎！督輔今日之苦，即臣當日之所憂也。天道好還，國當再造，知有大明天子者，爲義士功宗；不知有大明天子者，爲亂臣賊子。邪正之分，興亡不爽，則督輔所恃者，陛下之威靈；陛下所恃者，祖宗之法度。太阿不收，禍亂不息；已輕天子，寧問督師！至於除選、錢糧，處處紛爭；文武兵民，人人搆鬬：有一不自綱紀淩夷之所致哉！而馬吉翔乃謂行鄉飲酒禮以救焚拯溺，則督輔騰蛟因救焚拯溺之首也。觀其疏語，行權者閫外之情，守經者朝廷之正；片言畫一，詢可不刊，亦足爽然自失矣。抑臣因是而竊有所感也。軍旅之事不由中制，人能言之。然高皇帝定鼎金陵，東誅張士誠、西滅陳友諒，北伐中原、取蜀討滇

，皆聖祖親爲部署，大將不過奉行。邇如楚、蜀諸方恢勦成敗，拱手以聽之封疆而陛下不與；天下不知中樞之節制、御幄之稟成久矣。臣承乏兵垣，即以弘廟略、執中權爲請；亦豈不知今日之勳鎮未易操賞罰以相驅哉！誠欲陛下下親征之詔、明布置之方，使天下知東西南北咸有重臣，號令機宜，悉經宸斷；即妄懷不軌，亦陰懾於天子，意中不忘一統：其並包六合之規模，又有如此也。即如督輔騰蛟「飛報湖北千里一空」之揭，其李赤心與馬進忠等懷疑憤擲，亦孰非進止自由、期會不肅之過乎？伏望陛下以臣前疏四議詳愼參酌，特頒明詔播告中外，而申嚴督輔三令儆切諸臣；謂朝廷一聽督師、督師一尊天子，水木本源、衣裳領袖，木非擇鳥，人亦求君。一民尺土，無得相攘；斗粟半綸，各思共主。倘違信誓，衆共驅除。豈惟祖法無私，要亦人心不死；投兵相顧，取効非遲。若復妙選才能、厚集禁旅，使有以重馭輕之勢；刻責宮府、謹遵成憲，使無以外議內之端：中興猶可爲，而大勢或不至決裂也。夫朝廷根本，豈待遠觀！使馬士英不相，則左良玉安得稱兵？劉承胤不將，即張先璧何辭稅甲？惟廟堂之上處置失宜，而邦域之中縱橫並起，遂致一家爲鷸蚌之持，狡虜收漁人之利；覆轍昭然，固陛下所耳聞而目擊者，無俟臣言之喋喋矣。惟陛下留意，天下幸甚！

論錦衣衛擅殺疏

爲亂弁有難逃之罪案，聖朝無不定之爰書；特據事糾明，以昭國憲事。

臣謹按國家設三法司，凡內外刑獄，生死出入，悉以聽之；讞鞫雖定，覆奏報可。其難其愼，故天子亦不得妄殺一平民；誠懼之也。即錦衣衛屬司詔獄，職在得情而未嘗定罪，寓有謹微之意。陛下元春頒詔「體上天之好生」內一款，誅戮有罪，惟師陣可行軍法；其餘一切刑殺，必先奏明請旨。大哉王言！天下之人，死於厄運而生於陛下不嗜殺人之寸心矣。乃臣於犯弁劉維新之死，不能不爲該衛臣致責焉。夫維新濫竽將印，搆鬬南寧。誠使得其眞情，明列罪狀，與衆共棄，以洩神人之憤，而伸朝廷之法；豈不明白正大，共凜主威。乃刑章未布，絕呈已報；臣竊得之同朝、采之輿誦，蓋有致之死而不由於病者，殊可駭也！唐代宗殺李輔國，使盜竊其首「綱目」譏之，然猶曰畏之耳。維新已趨輦下，勢如孤豚腐鼠，不過一卒之力，殊死有餘；而乃以光明之舉爲曖昧之謀，豈云無故耶？崇禎間，吳昌時伏尸西市，不下法司；天下共驚。先帝之威明而老成深慮，且不能不爲國體惜。今罪狀既不決於司寇，獨斷又不出於一人；僅欲速死快心，遂致圜扉不旦；甚非與衆共棄之義也。夫出疆生殺，或假便宜；若在帝左右，惟有謹守法程耳。如使研審之口詞可無到部，並逮問之紅本原未下科，密室造謀，大廷合轍，徒以獄卒片紙掩萬目而欺至尊，則偃月風波，可爲一手；設有王振、馬順欲合爲一人者，三尺旁操，不寒而慄！此豈陛下盛德之主耳所樂聞？然則觀於此一事，而錦衣職掌祇可辦

宿衛，不必理刑名；履霜冰至，臣願爲中興大業禁之矣。人命至重，國法具存；旣乖成憲，兼違新詔。臣初謂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、刑科給事中等官當有言之者，而未之或聞；遂敢據實直糾，以爲不公、不法之戒。伏乞陛下赫然乾斷，究維新致死之由，還法司應守之職，戢衛臣擅殺之端；使天下知維新有明白之罪案，而朝廷必無不明不白之爰書，則尙德致刑，均有當矣。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。

請核冒濫疏

爲敬因同官感慨之餘，直抒微臣孤憤之素；願得罪於一時，存公論於萬世事。

臣竊見戶科右給事中蒙正發一揭，感愴時事，微示譏彈。其論今日官人之塗，約有五端。一曰戰守。二曰反正。三曰從龍。四曰起義。五曰抗節。舍此而外，固不能由他塗以進矣。然臣謂五者之外，涇渭宜分；而五者之中，薰蕕亦宜辨也。不平致慨，在臣不過旁觀；而餘臭難堪；在諸功臣豈能親受。請不避嫌怨，略爲一指可乎？夫戰守之功，若湖南趙印選、曹志建、胡一靑、湖北馬進忠、王進才、廣西焦璉、貴州皮熊等，無可議矣。督輔如騰蛟、式耜、胤錫，雅不矜功，無容借譽。乃若絕不見陣之胡執恭、聞風即遁之茅守憲，儼然晉爵；雖慶國標員，亦未嘗甘心相下也。周鼎瀚避清議於軍前，亦自詡封疆之寄；胡欽華寄黃口於幕下，竟共推節鉞之尊：可乎？不可乎？反正之功，

則金聲桓、李成棟其最著者；然文臣守協大謀，粵東惟袁彭年、江右亦黃人龍，其次即張調鼎耳。若耿獻忠兩部尚書，得於沈源渭之捷足；其實勳臣反旆，未嘗夢見也。顧元鏡之日暮途窮、朱謀塈之依草附木；吳貞周以請撥而脫身，旋以迎鑾為騙局：此復何堪誤獎！且夫元戎反正，則文吏豈敢異同！印官反正，則鄉紳安能抗阻！而聯翩並起，冒濫日多；可乎？不可乎？從龍之功，執鞭箠以衛險阻，抱圖籍而應指麾；輔臣若嚴起恆、勳臣若馬吉翔，此可眷禮不衰耳。以自梧扈桂之嚴雲從，黨附逆胤，濫題而得封；以挈印潛奔之王化澄交結內廷，傳旨而入直：亦云怪事矣。王之臣棄思文於閩，又不能事陛下於粵；濫竽五等，不加褫斥，臣不知所忠何事？所衛何君？顧名思義，全無愧恥；可乎？不可乎？起義之功，若鄖陽之王光興，百戰稱雄；海上之朱成功，寸心不折；即張家玉等，雖敗猶榮：固芳流百世者。至於獻策取黔之楊鶚、貪縱無簡之唐咸、全無一兵之王申錫、邪淫不正之陳所聞，皆以起義自文，流毒萬姓；而欺誑朝廷，濫邀敕印：可乎？不可乎？若乃遯跡荒山、偶全髮膚，匿名深崗、易免搜求，本無封刀飲酖之奇，未有嚙雪投繯之烈；雖謂完人，亦觀晚節耳。然且已有薙髮而自謂全歸、久乞降而妄稱抗虜者，又安足置之齒牙，供人姍笑哉！如是者，論功之典，既已不明；即受罰之心，亦有所不服矣。故臣以為：五功當覈，則四罪又當稽也。棄主之罪，視受恩之深淺為重輕；三京既陷，死者何在？生者又何在？失地之罪，視委任之重輕為大小；兩年日蹙，

去者有人、住者亦有人。搆釁無君之罪，執法自在人臣；則五羊同室之戈，不宜概從蕩滌。黨奸誤國之罪，威斷出於天子；則武崗共逆之案，不宜久置模稜。蓋五功之中參以一罪，即賞應減等；而四罪之內並無一功，則僇不逾時。又豈有宵人冒處之嗟，發志士灰心之歎哉！夫臣之爲此言者，亦自知結怨之太多矣。賞罰不明，則朝廷必不尊；朝廷不尊，則封疆必不信；故略舉臣之所知者，以概其所不知者。陛下與諸大臣權衡而推廣之，可以引伸其作用；故不憚以一身犯衆怒也。伏乞聖明下臣疏公議，使從前僭濫，盡行釐正；則一時直道、千古良心，爲之暢然，而無憾其於中興厲世磨鈍之大權，非小補矣。

考選不得歸內閣疏

爲一旨而廢三衙門、成兩大患，特請亟行改正事。

兵科右給事中謝元汴一疏「爲官方冒濫已極等事」奉聖旨：據題考選四議，無常急、無委重，俱切消長大機。但流品須核眞才猷、眞循卓，不必以科甲明經橫分左右。推知應由久任繇閒行截俸無取充格，必得其人。先朝發遣訪舉，吏治鄉評交重，毋借苞苴以徑，毋徇囑託以情。該部院彙核名教數題，請臨軒親試書義、制策各一道，糊名付閣臣即日公閱定職務，以開衆正之路間塞羣枉之門。該衙門即著令飭行。欽此。臣仰惟陛

下振飭官方之規，不啻詳且盡矣。然臣竊謂：陛下密於取士而疏於馭臣也。夫欲登衆正而墨羣枉者，此不當輕變法，而在於重論人。今以糊名付閣臣公閱之爲可信，則是部院科道諸臣皆可疑也。諸臣必來同朝之謗，以負一人之疑；則吏部尙書晏淸、都察院掌院事袁彭年、協理院事劉湘客、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、掌河南道高賚明、文選司施召徵，皆當引罪請斥。陛下實有所見，即正其罪而易其人，使掌考選。如謂數臣猶在可疑可信之間，則當徐觀其後。苞苴囑託，千人共指，朝廷有法，臣等亦得操白簡而繩之；未有預疑其不肖，而先奪其權者。如謂數臣本無可疑，即又安取數百年之衙門舊制一旦紛更之謂！臣按舊制，考詞林則事在閣，考科道則事在部院；何者科道、言路出內閣之門，則其權太重也。某科道爲某輔臣所取，彼有感恩，此有市德；是必有以公門之耳目爲私室之爪牙者，一大患也。臣昨見諸臣互傳此旨，喜動顏色，謂可得袖手旁觀，不置身風波之內。臣即詰之，以爲諸君自度才品不慊，即當辭官而不當辭職掌。豈有出身爲人臣而苟避嫌怨，徼倖無事者；恐非國家之福，又一大患也。伏乞聖斷收回前旨，並責輔臣攬權侵官與部院科道諸臣卸擔溺職之罪，謹題請旨。

駁王化澄自列疏

爲微臣類參有據，輔臣自列甚明；請即辨疏爲左證，以取信一時事。

臣前者感憤冒濫，言不覺多，已有「不必一槪苛求」之旨。臣固知朝廷未易風行，姑從寬典；可以存而不論，亦非必爭予奪於一時也。頃見輔臣王化澄一疏、再疏，似必欲與臣辨明而後入直者；亦可謂能有耻矣。然臣謂輔臣旣欲入直，即當置之不辨。蘇味道處人業已模稜，自處何須明白！且臣仰體陛下惇大之意，斷不至以補牘再三貽輔臣耐彈之誚；則不聞不見，更覺無痕。若以立朝大節自詡無疵，則是己非人，勢難兩立；欲使臣結舌而聽之，臣不受矣。請即以輔臣之辨爲臣之辨，可乎？當西幸之時，豈不以乘輿所往，狡虜必追；則中樞異道而趨潯，非臣不衛君，恐君能累臣也。未聞解任之嚴命，何虞交代之太稽。李近朱、姜廷機之差纔可謂無名矣。以善後爲卸責脫身之計，即以摧兵爲尋山營窟之媒。國家危則奔，國家安則並不㬉。挈印之本末，輔臣如是辨，即臣如是言也。東閣之旨在四月初六以前，初八廷推，初十枚卜，又輔臣所自供者。周鼎瀚、唐鍼參預機密，與之同時亦與之同局。謂陛下不假借交結內廷之人，臣能信之；謂輔臣非交結內廷之人——如富弼爲宦官宮妾所不知名者，恐陛下亦未必能信之。入直之本末，輔臣如是辨，臣亦如是言也。且輔臣遂忘臺省交參而議處、全州面恩而認罪乎？以失寵之中樞，爲傳升之內閣，辭之足以爲名，受之足以爲利；其事何所從來？天下有士大夫而與王坤聯族講伯仲壎篪之雅者哉？得中樞於貂璫之譜系與得御史於奸輔之門牆，全體可觀，不徒半豹。立朝大節約略如斯，正恐取笑一時，貽譏千古；則臣疏流傳，亦

斷非漫爾者矣。雖然，臣非以此阻輔臣之入直也。陛下聖度如天，善善長而惡惡短；已往之失，概不追求。苟能洗心滌慮，收之桑榆，則臣言雖當，猶能使後世歎爲風聞。若猶前此之輔臣乎，皇皇求利，肅之上，復有一貪；碌碌因人，不病之時，更無一苦。即生殺在手，豈足排淸議而箝天下之口哉？臣願以此爲輔臣忠告，固未嘗絕望於輔臣也。則輔臣頻頻註籍、頻頻入直，往來進退，綽有餘裕；又何必一疏、再疏，以虛憍飾其跼蹐耶！伏乞陛下垂察。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。

駁耿獻忠、嚴雲從請告疏

題爲名教日虧，廉耻日喪；特以空言爲化導，補王法之將窮事。

臣聞之：公論，國家之元氣；而良心者，公論所由出也。持論者無良心，則雖言而不公；被論者無良心，則雖公而不服。故不忠不孝，局外或爲負慚；而死利死權，局中每難自割。蓋臣疏出而耿獻忠以疾辭、嚴雲從以歸里請矣，此亦良心之尙存而兩臣之猶可敎也，則臣乃有不得不再爲勸勉者。夫所謂尙書云者，六部一體，非兩部則尙書始尊、一部而尙書遂卑也，獻忠淸夜自知；即不能叩頭辭職，然中樞二字，何煩痼癖膏肓。且獻忠固斬然衰経人也，未有金革之任，不生空桑之中；舍應守之制不言，而以無病之請入告：可謂倒置矣。夫外吉內凶、衣緋服縞，旁觀微同，於汝安乎？獻忠能冒勳臣之

反正。以爲忠，而不能借微臣之彈章以爲孝，未可謂光其類也。獻忠若曰人言之至，吾爲不聞也者而辭疾，是以宮保尙書爲應得之官，而不欲舍也。嚴雲從亦曰人言之至，吾爲不聞也者而請歸里，是以淸江伯爲應得之官而不欲舍也。夫所謂冒濫云者名，實俱非享厚；實則罪愈重，非謂取空名而責遂輕也。此毫釐千里之差，臣所不憚苦口爲兩臣勸勉者。總之，學術不明，江河日下；有斯道之責者，法語之、巽語之，期與天下共爲君子而已矣。王法欲窮而以空言補救，事愈微而心愈苦，兩臣或亦亮而謝臣之言也。事屬綱常，仰祈聖斷。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。

論滇封疏

爲撫局未定，國體宜尊；再申前議，以息浮言事。

臣竊惟孫可望等革心效順、同仇討虜，朝廷待之有恩，固可以收其功；而御之有體，乃足以服其心。先經廷臣會議，後臣與樞臣曹燁再奏，亦既詳且盡矣；滇撫楊畏知、寺臣龔彝復有所請，臣以爲不可徇也。徇其請，而適不足以服其心。吾惟明理而守法而已矣。何謂理與法？夫本朝無所爲異姓王也，開國則中山等、靖難則河間等，皆追封耳。可望歸命本期，而一旦聽其擅大，陛下且不可變祖制，臣等又安敢褻主威！乃有爲之說者曰：哈密之忠順、金忠之忠勇，王非乎？臣請折之曰：此夷狄也。國家因其夷狄之

俗而王之耳。可望方憤夷狄之橫，而欲為中華雪恥；且悔僭竊之非，而欲以正義揚名。彼將儼然自任昭代功宗、天朝男子，而以一字虛稱棄之夷狄，朝廷不忍也。則有為之說者曰：南安不下亦封，今以六詔版圖歸我何如？臣請折之曰：此亦一夷狄也。且我取陳氏之安南，可望取我之雲南，事固不可同年而語。則又有為之說者曰：我無以制彼之自王也，不如因而予之。臣請折之曰：我無以制彼之自王也，彼既自王矣，又何貴於我之予之。彼思為我之人，宜守我之法；如不欲守我之法，是終不欲為我之人耳。今日不能制其自王，異日豈能制其自帝耶？則又有為之說者曰：彼且起而與我為難奈何？臣請折之曰：彼與我為難已數十年矣，我與虜為難，彼復與我為難。我能制虜，何憂於彼？我不能制虜，彼且為虜所制矣。夫張獻忠川中敗死，可望由黔入滇，乘沐天波、沙定州之鬬，以收漁人之利；借我土地養兵蓄銳，不虜仇是求而與我為難，其曲在彼，我何虞焉！則又有為之說者曰：彼既稱王久矣，恐其未能自貶。臣請折之曰：尉佗自稱南越武帝矣，漢太宗璽書一至，而撤黃屋左纛、去帝號；前史兩美之。可望誠賢者，以假王而易眞公，正即為貴；如其不爾，李自成稱萬歲，猶然盜賊也。起居服食，擬於王者，英雄所不道。若復戀此區區，則奄六詔而有之，此間樂不思蜀矣；為我討虜，不亦欺乎？則又有為之說者曰：朝廷發十萬之衆，未必遽定雲南；今無亡馬遺鏃之費，而以全滇歸，奈何效印而不予？臣請折之曰：豫國公金聲桓、惠國公李成棟，皆挈全省以歸我者。二

臣不求王，我亦安得而王之。則又有爲之說者曰：二臣者，我之臣也；彼固我之敵也。臣請折之曰：彼非我之臣，獨非我之民乎？且李自成，亦我之敵也。則又有爲之說者曰：自成之罪，浮於獻忠；赤心窮而歸我，不如可望。臣請折之曰：赤心初就撫，不過賜將軍印耳。三年與虜抗戰，自侯而公，非驟進者。可望桓圭，乃在初錫，朝廷未嘗無差等也。則又有爲之說者曰：彼方欲爲我出兵，如是則不出矣。臣請折之曰：可望公，則不肯出兵；可望王，則我又不願其出兵也。且無論就撫之李赤心、反正之金聲桓等，則何以處夫百折不回、誓死沙場之從龍諸勳鎮乎？使可望臨之以王，諸勳鎮必解體；是我得一方之兵而失四方之衆也。川中之衆數十萬、黔中不下千萬、楚中百餘萬，合江、粵之衆亦百餘萬，皆以一王散之。倘有兵强馬壯、援例而請者，遙制朝權，封王不已，必九錫；九錫不已，必禪讓，即拱手而以社稷予人矣。可望方欲爲我成再造之功，而乃爲我釀覆亡之禍，可望亦安之乎？可望啓而不奏、名而不臣，其意非能相下者。臣忝列兵桓，不能稍佐廟謨、除殘戡亂，以致國勢淩夷，不尊不敬，與文武臣工罪皆萬死；豈可遽謂鳩形已化，漫然聽之。此固可耻而不可喜、可弔而不可賀之時也。願陛下嚴諭諸臣，裁之以正，一意戰守；無爲其所挾持，使遠邇傳笑，宗社幸甚。若曰我未能制之，姑羈縻而徐圖之，則又不可。陛下下詔曰：可望誠能刓命，當受我上公之賞；不者聽之。帝王舉動，光明磊落，不伏疑根，以待遠人，臣因是而深歎今日將相之卑也。慶國公陳

邦傳身受國恩，不思裹革，一傳寇警，遂謂事在呼吸，力請王封；何其怯也？大將不戰，且當貽之巾幗；況主款耶！古亦有漢相威儀，能使單于生畏；今聞漠差謝恩，輔臣何吾騶、黃士俊越位而與之揖，可謂不紀矣。然則所謂將相者，一畏虜、二畏寇、三畏兵，惟不畏祖法、不畏清議耳；損威辱國，亦願陛下切責而深戒之。臣無任激切惶悚待命之至。

劾何吾騶疏

爲遵旨特參大奸大詐之輔臣以請政本，以絕亂萌事。

臣待罪諫垣，前於召對面陳大臣不公不法；臣等列款糾參，不敢避汙蔑之罪。欽蒙聖諭：如有大奸大詐，爾等據實參來。天言凜凜，明於霜日；臣而容隱，斧鉞難逃。臣謹按輔臣何吾騶，性本貪邪，才兼凶很；棄君賣國，人得誅之。陛下以典宜求舊，嘉與維新；臣亦姑置不言，徐觀其後。而吾騶習與性成，教亦不善；入直未久，罪非一端。臣請爲逆折其鋒，與衆共棄；惟陛下垂察焉。

臣竊觀古來奸臣亂政，未有不內外交通者。當吾騶捲土重來，已有報復立威之議，賴勳臣李成棟持正不從而止。吾騶遂與內臣夏國祥等深相結納，凡其所憎者，先發朱敕明示處分，而後票擬應之。此報彼施，有如桴鼓。每一旨出，吾騶必曰：此內意也。夫

內意豈非中旨之別名乎？陛下方切責羣臣言中旨，而乃聽吾騶稱內意。陛下試思之，不用吾騶，本出聖斷；未幾而有「無端汙衊」之諭。果誰使陛下爲此轉圜哉？則吾騶交結近侍，挾制外廷：其罪一也。

吾騶身旣輔政，其子準道循例違避矣。乃指稱沿海盜蹤，自請不時馳奏，而明旨一切聽之。裹海外洋，豈無將吏養奸窩賊；甚在鄉紳，又安取此奉詔生端爲者。吾騶當思文朝以準道爲職方加吏科，借募練士兵之名，爲塗炭枌榆之計。今復踵事，而匿其迹。父旣把握朝權，子亦武斷鄉曲：其罪二也。

包鳳起爲吾騶門生，本一廢人，無足輕重。非關刖足，自假長纓；欲呼吸山海，以張兵威而成外勢，使廷臣無敢抗衡，僞謂雄關策應耳。上公世爵，頒母姑待；斯旨何來，有識怪歎！吾騶營窟於朝，準道營窟於家，鳳起營窟於外；羽翼已成，爝纖難及，豈云謀國專以行私：其罪三也。

劉起鳳原非欽犯，其伍瑞龍通書在未反正之前。吾騶藉之湔除舊染，已屬不倫；而又用以驅除宿憾，吹陳出新，巧排機穽，第使茅毓祥爲遊釜之魚，不難縱林中柱爲出柙之虎：致羊城諸鎭嘖有煩言，謂朝政乖張，移書臣等。此吾騶威福自操，生殺在手；未酬私怨，先失人心：其罪四也。

張鳳翼千金舊債，違衆論而得溫綸；御史王者友駁之詳矣。包宣有何才望，協司職

方；而以香火門牆，屢蒙風節之奬，乃得罪吾騶者。假公修郄，一意摧殘，雖使片語快心，無不乘權逞技；使舉朝之士，裹足而立：其罪五也。

紹武一案，聖德已寬。頃留守輔臣式耜請論顧元鏡之罪，不過以天經地義，信史宜存；未嘗片語株連，示人不廣。而吾騶慮阻所親起用之路，持之不下；詞臣劉湘客，再爭而後得旨。吾騶敬君父不如其敬鄉黨，而愛陛下之元輔不如其愛陛下之寇讐：其罪六也。

憲臣袁彭年秉正嫉邪，不爲吾騶所用，遂嗾臺臣賀康年極言醜詆。彭年求去，士論不平；吾騶語人謂：若處康年，即如處我。不惟陰爲發蹤，抑且顯作護持；隻手障天，未鳴先斥：其罪七也。

黃士俊以含飴弄孫之際，坐待鐘鳴漏盡；吾騶入朝則挾之爲伴賓，入直則視之如幕客。凡毛毓祥、賀康年等票擬，皆吾騶授以意中，驅其筆下；而士俊承顏望氣，假手借刀，誰謂同儕乃如走狗。又不時言官攔路，大內通神：其罪八也。

大臣聞言，輕者謝過，重則乞骸；所以養廉恥、厚風俗也。吾騶惟知趨熱，不憚死權；以三寸面皮，裹十重鐵葉。篤生耐彈之體，既已頑鈍不靈；堅藏反噬之機，時復爪牙盡露。四維不張，五經掃地：其罪九也。

昔之爰立者，或簡在宸衷，采諸人望。吾騶繆當推轂，實可彎弓。衆所同疑，已亦

不信；立誓以堅一人之心，約法而動羣臣之聽。君子無欺，或謂鳴鳩可化；小人有命，懸知破獍難馴。大權纔握，故態俱萌；說謊欺君，寒盟賣友：其罪十也。

至於以香山爲郿鄔，則守將范承恩等敕中布置家門，多於防維輦轂；以謫官爲監謗，則行人方許亨等旨內手驅小吏，先已目射大僚。朝廷官賞，供吾騶呼鷹牽犬之用，則陳凱、李權聯疏並進，總以今年之薦牘，酬去歲之彈章；封疆援剿，值吾騶證龜指鹿之餘，則楊鐘、王沁紅本徧捜，幾以去歲之彈章，累今年之薦牘。此又吾騶純灰三斛不可洗滌之肝腸自然形現，不覺伎倆之至於斯也。蓋誠如聖諭所云大奸大詐，不獨臣等所指不法不公。若其從前流惡，東海無波；天下萬世，唾棄有口：又無俟臣拾牙後之言，爲幾先之論矣。伏乞陛下赫然一怒，明正吾騶之罪，誕告四方，使知聖人英斷迥出尋常；政本不搖，而亂萌坐絕。是臣所力挽於道消、道長之介者。願陛下勿視爲偶然殿上之爭，中興幸甚。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。

論張載述疏

爲微臣殿上之爭，總爲國是；奸黨袖中之疏，原出私門：不敢再有多言，特請俯容休致事。

臣幼讀漢史，見范滂就繫之詞曰：使善善同其淸，惡惡同其汙。又曰：身死之後，

願埋滂於首陽山側；上不負皇天，下不媿夷、齊。臣反覆斯言，每爲隕涕。滂處漢世之末流，終以身徇清議；況人臣服官死諫，豈復望有完生哉！臣萬里孤身，立朝五月，所得罪人間者亦已多矣。頃有張載述論臣等廷辱輔臣，陛下特與申飭；聖意和而正，益以媿臣心之褊而激也。雖然，言官而至於廷辱輔，臣豈得已歟！夫今之所謂輔臣者，是非不在心胸，羞惡不登顏面；雖彈文日上，頑梗如前。臣不得已，而以口舌補筆墨之窮，與廷臣共聽。譬之喚死，不免號咷，何暇計旁觀之驚咤耶！若乃載述參臣之指，原未嘗爲輔臣洩憤也。載述寄食中官，呈身廢督；所促膝屏語畫策噬人者，不過緣景監求見耳。其上書也，外不由通政使，內不由文書房；伏闕之時，頭未搶地而疏已在中官之手矣。苟欲爲正人、立正言、行正事，安得有此奧援哉！今之欲處載述與賀康年等者，有所甚憐甚愛而不欲急其處之也。若無可奈何而爲之辭，則其未至於處臣等者，賴陛下之聖明也。色斯舉矣臣，敢不仰體宮府內外同謀合手之苦心乎？夫爲言官，近而得罪中貴、遠而得罪强勳，大而得罪政府、小而得罪諸不逞之徒，亦可告無罪於高皇帝矣。宋仁宗旣謫唐介，猶遣中使護送，不欲有殺諫臣名；則陛下容臣休致，亦所以自全聖度也。如其不爾，臣善善惡惡，本自天生；日在班行，遇事即發。廷辱輔臣，正未有艾；申飭不已，必至處分。水盡路窮，到頭一著，歸骨於首陽側，與范滂執手，終爲陛下盛德之累；陛下復何樂有此臣耶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。

駁何吾騶疏

爲輔臣急不擇音，頑讒無狀；謹據實駁參，仰請聖裁立賜處分，以正告天下後世事。

蓋臣閱輔臣何吾騶辨疏，不勝小人無忌憚之歎也。奸邪竊弄威福，欲蔽主聰而殺諫官者，止訕上一語耳。臣固不惜墮其彀中，而陛下聖度如天，則已寬臣法外矣；臣復何言！然用舍者，一時之政；是非者，萬世之公。吾騶敢與臣辨，臣安得不與吾騶辨！請就其言一一而駁之。

其一曰：吾騶自敍入朝本末，則勳臣李成棟待之良厚矣。然成棟待之厚、吾騶報之薄，何哉？吾騶曰：勳臣歸來，必揮刀斬之。斬臣乎？斬吾騶也。其不斬所厚之吾騶明甚，則是斬臣也。以臣所見聞，成棟父子皆明於大義而能守禮者。當陳邦傅請臣監紀時，且爲臣不平。今以得罪吾騶，遂揮刀而斬言路。斯言也，成棟不受也。夫吾騶在五羊求成棟薦首輔，成棟不行；欲先處科道官而後入朝，成棟又不聽：人能言之。此成棟所有之美也。無故而斬侍從之臣，此成棟所無之惡也。吾騶重於掩成棟所有之美，而輕於加成棟所無之惡；豈非相報之悖哉？且臣固非畏刀者。硃敕發於票擬之前，從無此事；吾騶來，而始有之。旨由內意，吾騶自與臣言而自諱耶？然則不用吾騶，本出聖斷；眞

聖斷也。無端汙衊，誰使轉圜；眞轉圜也。是徵實之言，非架空揣問之言也。吾騶而不通內，豈內通吾騶歟？

其二曰：所在生戎，戎生於吾騶耳。臣以禮科兼職方出監忠義軍，準道以職方加吏科；臣受主知，準道席父勢。臣入浙東，攖魯藩之鋒，百折不回；準道省城到任，出入陳兵，勒公祖父母官行屬禮：不可同年而語。塗炭幾多、武斷幾多，豈無款狀！臣亦未能操刃及此；而吾騶舐犢，遂肆狂鳴；人莫知其子之惡也。

其三曰：包鳳起廢人，臣等言之。若準道去多欲以鳳起爲惠潮巡撫矣，同官丁時魁曰：是有足疾。準道拂然曰：古不用孫臏耶！臣等以爲廢人，而吾騶父子欲奉爲車中謀主；兵威既張，恐非朝廷之外勢！上公世爵，頒自吾騶，誰敢吝者？又無論其敗，乃公事矣。

其四曰：伍瑞隆通書在未反正之前，一語定案；吾騶得毋儌倖否？若在既反正之後，吾騶未必發覺之。臣廷詰吾騶曰：公欲借伍瑞隆以洗刷一身名節則可，欲借瑞隆以株連毛毓祥則不可。吾騶曰：何敢株連！言猶在耳，毓祥分房不搜準道卷，致落孫山外耳，罪不至死。臣非爲瑞隆故出者，吾騶必欲爲毓祥故入，可乎？吾騶殘很，何殊盜跖！臣若歸骨東陵，則入吾騶世界，方將劊臣肝而脯之；如往首陽，必無甥魄之禍也。

其五曰：睚眦必報，此吾騶昭性也。張尙不予敕印、王者友不予劄付、毛毓祥予嚴

旨無不可者，皆獲罪吾騶爲不可耳。臣等成履霜之漸，不謂吾騶堅冰遽至也。門牆賄賂，諄切不忘，亦吾騶師友之厚；然曾念君臣義薄耶？思文皇帝遇吾騶以非常之寵，而白蓮問道棄之如草芥。今思文安在？頻行賜鳳起劍，不足博顙上之一泚，而忍於陛下之前誇張無恧，難矣哉！

其六曰：吾騶持輔臣式耜疏，謂如此則干礙多人，此不可飾說也。吾騶慮今日干礙之多人，獨不知當日干礙之一人乎？臣劾吾騶，不求助於式耜；就事論事，何用挑激！可謂臣挑激式耜矣，臣不乃挑激陛下乎？

其七曰：吾騶既已自供矣，若處康年，即如處我。吾騶變其語，不能變其意也。不處康年，則大小文武爲吾騶用者，正不乏人。臣責其發蹤護持，而乃云苦苦相向，亦情餒而氣盡矣。

其八曰：士大夫品行，不因爵壽而高。黃士俊在佟虜坐中，見先臣子壯極刑；四十三年狀元及第而不早死，眞不幸耳。後與吾騶攜手，同來爲國賊乎！臣裁書抗虜，遠邇傳誦，見奉明綸宣付吏館；臣且恥於自言。乃謂久染虜氛，性情心術俱變耶？臣腹中何有，稍有忠義二字；若叩頭養甲，滿口老爺，此則吾騶之禮義遜讓也。臣爲太祖、高皇帝而罵之，何體面之有？

其九、其十，吾騶之理自屈，而臣辭原不窮也。吾騶既來辨，定不去三寸面皮，裹

以十重鐵桒；不如付之不見不聞。今亦知爲羞辱不堪耶？可與減一重矣。乃又謂何足累人耶？此又加十重矣。待得皇上恩予一言，自可立去；此賈以道「朝廷許我以不死」之故智。陛下天德寬弘，待大臣有禮；摘牙牌而請出，必不忍爲！若欲待吾騶自去，則誰爲吾騶可立去之日者；吾騶可謂有定見、有定守矣。當吾騶召對，矢日指天，初不邀臣旁質；然臣不幸而侍班，遂竊聞之，同朝之臣皆聞之。說謊寒盟，吾騶終不能逃鬼責，其尚可恨人非耶？吾騶曰：惟乞皇上允臣一去。吾騶下筆，幾許徘徊。又曰：逼逐士俊以及臣吾騶。吾騶下筆，又幾許悲憤。吾騶不與臣言去就，臣則與吾騶言去就者，吾騶勿厭臣也。整飭內閣，臣無此語；然吾騶謂三百年來何嘗許科臣入閣整飭。臣謂三百年來，不曾有此內閣，即不可無此科臣，臣不整飭，誰整飭之？若臣不願掌印之心，猶夫吾騶不欲出直之心；堅持則一，特淨穢不同耳。臣在延平，奉旨掌兵科印，臣具奏力辭，內有「兵科印信見有本科，臣萬翺可以署掌」之語。然允臣辭而不允翺署，仍以禮科右給事中孫昌祖掌印者，此吾騶首揆柄政之所爲也。翺參論吾騶，則本科不當掌印；臣參論吾騶，則本科始當掌印乎？吾騶一身之事，而顚倒任意若此，爲公乎？爲私乎？臣不屑辨。惟陛下簡會臣疏，立賜處分；若不治吾騶之罪以謝天下，即治臣之罪以謝吾騶。其是非自在萬世，臣能信之耳。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。

再辭印務疏

爲微臣甘領忤旨之罪，必不受踞印之名；席藁控辭，伏候嚴譴事。

臣以血證再辭印務，未蒙諭旨。繼有何吾騶論臣踞印，臣復具辭；奉旨：兵垣重任，金堡著殫心料理，不得屢辭。該部知道。欽此。臣驚懼拊心，不勝隕絕。臣本一冷面，不耐熱官；當同官丁時魁題署之際，面辭書辭，眞心苦口，至今可覆。時魁責臣旣已服官，不應避事；兩奉明旨，義不可逃。今且病矣，吾騶謂臣掌印，致謝元汴不能安其位，是臣逐元汴，爲同官所嫉也；謂臣一手把定，樞臣曹燁畏而不較，是臣侵部權，爲燁所容也；謂部司諸臣皆含憤不平，是臣淩軋，爲同朝所怨也。臣性至戇，遇事即發，不能一刻待。臣性至躁，意有不快，如在沸湯焦火之中，不能一朝居。臣性至潔，不受人一語輕薄：辱臣品行，如撻之市朝；摘臣心膽，不能一日苟活。臣爲吾騶所汚衊而靦顏署印，豈復有人理哉？凡人苦欲爲官，下者求利、中亦求名。臣半生自愛，彷彿中人。五載無家，孑然塊處，衣服飲食皆故人所周卹；而掌印以來，工食紙劄，多方稱貸。極窮之官，爲印所累；極熱之印，遇臣而冷：有何可戀，必欲踞之。吾騶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；妄意此中或可啜汁，旁猜元汴恨不分甘：聽之可羞，言之可鄙。吾騶死不出內閣，臣生不入兵科；人品不同，行藏各異。百叩天恩，准臣謝事。倘匹夫不奪之志

終不見原，臣亦惟有停鈔、惟有封印。誤封疆是臣死罪，抗君父是臣死罪；臣寧畢命北司、斷頭西市，掌印之事，斷不爲也。臣草疏甫畢，聞吾騶已蒙面而入直矣；陛下敕中令吾騶調理一二日，吾騶乃自病自起耶？三百年來，有此奉鴻臚寺便宜入直之內閣哉？吾騶明欺陛下必賜優容，笑駡由他、好官還我，固已肺肝盡壞；豈有面目堪施比於老臣一死報國途中日看三台者！喪心無耻，殆爲過之。朝廷適當中厄，出此窮奇；使一代綸扉，萬年遺臭。吾騶謂臣天性出口唾駡；臣不幸生如此時、見如此人、作如此事，雖欲不駡，不可得矣。伏望陛下賜臣嚴譴，永不與吾騶比肩事主；雖長逝九原，亦爲目前乾淨之鬼，何樂如之！臣無任泣血懇祈席藁之至。

三辭印務疏

揭本月二十二日准太常寺少卿仍管吏科都給事中事丁時魁咨：爲印務事。該本科於二十日奏單，奉聖旨：謝元汴奉差在先，兵科印即著丁時魁傳與金堡，照舊署掌，切勿再延。欽此，欽遵。咨移到職。該職先於本月十六日具有「輔臣急不擇音、讒頑無狀等事」一疏，十八日具有「微臣甘領忤旨之罪、必不受踞印之名等事」一疏，俱未奉旨。方席藁私室，恭候處分；而印務重羈，職不敢受也。夫言官論劾大臣是非，必無中立；當其排奸犯難，即刀鋸鼎鑊且以七尺當之，而況一官之得失乎？伏見陛下聖明，似不以

職言爲罪。然職立朝一日，義不使吾驕一日立於朝；職去，則吾驕始可留耳。吾驕甘心無賴，盤踞綸扉；匿其不敢歸之情，而先爲不可動之勢。此一作倆，彼一效尤；乘間彈冠，路人傳笑。吾驕方且倜然自得，以爲無奈我何。嗚呼！自變故以來，國是人心，澌滅殆盡，未有若今日者也。正復直臣百輩，千鍼萬砭，不能起此痲木不仁之世界；而職又以一身沾染，今日辭官、明日受印，稍有夜氣，能不耻之！除職即日將移來印信咨回吏科外，懇乞陛下立振乾斷，明示處分；毋再猶豫、姑息，釀抱虎養癰之患，國是、人心幸甚。若職屢抗天威，罪當萬死。然欲爲禮義廉耻稍存一線，不能自已；即被戮如飴，固未嘗敢以不挫之心，逃朝廷不赦之法也。

嶺海焚餘卷下

仁和金　堡道隱父著

奏明會推本末疏

爲同官摘語有徵，微臣信心無媿；謹據實奏明，懇賜譴斥以戒多言事。

臣接閱邸報，見戶科右給事中張孝起一本「爲疆事日棘，國是愈淆等事」，奉聖旨，內有「自認把持，所指何事」二語；此臣之事也。孝起即不指名、明旨即不責令回奏，然使臣佯爲不聞，以圖苟免，臣不敢自安；請陳具本末，伏候陛下處分可乎？憶初六日退朝，臣從諸臣後入朝房。頃之，臺臣謝玄琛、黃明袞與銓臣施召徵立語檐下，臣偶過其前；召徵語臣曰：兩道長謂刑部右侍郎不當出缺，何如？臣答曰：黃其晟已改兵侍，奉差久矣。當日求差甚苦、爭改樞銜甚厲，今徘徊不行，而又坐缺不出，不可也。未幾，會推簿至，一爲戎政尚書，爲戶部尚書、刑部右侍郎、左僉都御史、大理寺卿、雲南巡撫，而又有兵部右侍郎。臣見滇撫陪推爲張佐辰，即曰：此貪選司也，不挂彈章已幸，又推升耶？而兵部右侍郎則正推黃公輔，臣曰：兵侍業有多員，豈可舍刑部見缺不推而增設一兵侍者！盍改之便。召徵曰：粵東諸臺省以爲不可。臣曰：國家六部，本無

尊卑。如擇官而任，則當止設吏、禮、兵三部，是又六科不肯爲戶、刑、工之故智也。刑科右給事中黃日葵曰：公輔有用之才，置之兵部，庶可爲朝廷做事。臣曰：今見在朝廷，誰人做事；公輔出爲經略督撫，不患不改銜。若只坐司馬堂，亦與刑部何異！時廷臣頗以爲然。復有及佐辰者，吏部尚書晏清謂臣曰：此姑聽之。臣曰：公，舊司官也；安得容情！同官蒙正發等曰：佐辰是我儕同鄉，不便置詞。臣因曰：爲朝廷用人，豈顧同鄉乎？日葵起曰：我原不爲同鄉，何必動意氣如此。臣知日葵誤聽，亦置之不答。臣因自念杜門二十餘日，朝班頗覺安靜；恭蒙慈寧召對切責，勉入班行。今復遇事妄發如此，會語諸臣曰：堡今日不應多言，必有以爲把持者。然科道官爭執是非，又不得避此名耳。此孝起所指自認把持，不復諱忌，本末固如是也。臣之愚，以爲閩之臣不宜塞刑侍之缺以慰留其晟，粵之臣不宜開兵侍之缺以安頓公輔。至雲南初附，從違尚不可知；巡撫非人，適足以損國威、誤疆事。斤斤駁正，不避怨嫌，即排衆議而獨伸其說，不可以爲臣罪。況會推往例，一人不協，便不畫題；臣銜人原出至公，論事又其職守乎！孝起以所條奏義旅，四輔未見舉行，歸咎及此；殊不知增設四輔屬封疆機務，應行與否，當問之兵部，與吏部絕不相蒙。會推大僚，係吏部職掌；其以封疆多故，應撤與否，當問之吏部，與臣絕不相蒙。臣即謂張佐辰不應推滇撫、黃公輔不應推兵部，一則因其人、一則因其缺；應言與否，當問之公論，與孝起意中之事絕不相蒙。今連而及之，半擬

半點，一似不排擊臣，則義旅必不起、四輔必不立者；孝起誤矣！東西告警，臣與孝起同有條陳，臣疏亦未覆奏，又屬何人把持？總之，占風望氣，不排擊臣不足以示信於當局；懺前愆而結新好，其苦心妙用，孝起自得之個中，臣亦亮之於言外耳。孝起一則曰羣奸、再則曰羣奸，即如孝起言，臣不過羣奸中之一人。孝起身爲言官，安有見羣奸在朝不指名糾參，而姑摘截數語以點破二字塞責，使臣佯爲不聞，則又可以幸逃斧鉞矣；豈臣所望於同官者哉？臣以孤立之身，爲衆射之的；即微孝起，孰不欲彎弓而向之。何吾騶謂臣整飭內閣，臣無其語，且不敢避其名；孝起謂臣自認把持，臣有其言，復安敢辭其罪乎？伏乞陛下即褫臣職，列罪朝堂，以爲多言之戒；庶封疆可以振起，朝廷可以肅清，中興可以坐致矣。雖然，一省而增四巡撫，此非常之略也；一人而薦四巡撫，此非常之膽也；以一語之不協於兵部，而併欲廢吏部之職、停舉朝之官，此非常之才與力也。孝起其亦不厭爲把持者歟？抑或有所不得已而出於此也？臣願與孝起交相戒焉。

劾蕭中疏

爲背主逃臣，挾邪罔上；請正刑章，以伸國法事。

臣在楚中，即聞有廣西學道蕭中挈敕印而至新寧，萬口笑罵；且謂今上中興方始，安得此閔不畏法之人，不加誅戮哉？迨武岡告陷，而蕭中之敕印即獻於恭酋矣。當是時

，中視大明天子，久如路人。今漢官已復，更作顧門之婦，幸不拘司敗；不過考功回少一升，不自知爲媿心之金錢，而乃挾持浮說、誣罔天聽，眞聖世之僇民，三尺所不赦也。中亦曰忠，亦曰敬，亦曰事君盡禮；中捫心自揣，獨非人臣乎哉？人臣受命官粤而越境在楚，且駕在全陽，爲新寧必經之路；中過而不朝，去之若浼，可謂禮乎？駕至武岡，羣臣或飛疏恭迎、或匍伏道左；中置買線布結歡苗峒，徒爲營窟，不問起居，可謂敬乎？天朝敕印，作叛臣贄虜之物；而詭詞欺誑、線索潛通，竟得水火盜賊不論之旨。中清夜亦有良心，四十八挑宦囊纍纍未有寸絲之失，而獨失此敕印哉？既已反顏背主，復敢說謊欺君，可謂忠乎？臣正己立朝，祇求盡職。即慈寧召對，狂直數言，遂蒙切責；然陛下未嘗一發玉音，動天威也。輔臣嚴起恒再爲申救，皇太后亦有「不蔑言官之職，以壞祖宗之法」之諭。中復何心，妄思激怒！或謂巖山一事，非可告君；臣引謝不祥，未敢認罪。書曰：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古之人且有憂盛而危明者；臣敢於杌隉之時，獻晏安之毒乎？第有懷未盡，深媿囁嚅；耿耿有之，揚揚何狀！至謂尺一之白簡，作鉅萬之津梁；則上有國法、下有輿論，非中一言所謂變亂。臣性本孤介、命違富貴，浮雲阿堵，將過半生。即以緹綺見籍，若囊有十金，自甘寸斬；豈可誣蟣伯夷以爲盜跖！中之服官，貪邪險詐，人皆切齒。祇以過錢巡按，視若腹心；呈身津要，首爲鷹犬。同卿一席，未快懷來；以爲發此難端，即可驟膺不次。此小人之常，無足怪者。獨是朝廷

之上，讒說殄行，變亂是非；陰陽消長，所關不細。中向有明倫教士之責，且委君命若弁髦；今復爲發政害事之謀，勢必以至尊爲奇貨。不忠不敬、無禮無法，莫甚於中；必不可以再逃斧鉞，貽禍邦家也。憶崇禎朝有以二十四氣之說誣害善類者，先帝□曰：造作蜚語，必非正人；朕知其人即處之、見其書則焚之。□詳聖謨，千古爲訓。中以狙獪之心，喜聞市井之語；敢以不□誹謗，上瀆宸聽。李、范株連，亦云不軌；魏、楊畢命，咸坐贓私。□古宵人，設穽布網以殺君子者，豈患無詞哉！而千秋信史，邪正晝然；遺臭流芳，未之或爽：中亦可謂心勞而日拙矣。乃自稱已出臺班，本無言責；臣不知中入臺何日、回道何時！一官不明，四端盡滅；安得此爲妖爲孽者，狺狺狂吠哉？伏乞陛下赫然一怒，敕下法司，問粵西學道何故久懸？蕭中敕印何故不繳？新寧屬楚，應否爲粵西學道按臨之地？敕印獻虜，應否照水火盜賊不論之條？誰爲棄君上若路人？誰爲見多難而巧避？立定爰書，置之重典，以爲人臣倡逃誣罔之戒。無任激切待命之至。

再請勘定會推是非疏

爲是非不容終紊，奏辨總屬卮言；懇乞聖明勘定，以存國是事。

臣以同官張孝起疏語劾臣，因具奏明會推本末，孝起再疏辨駁；臣且謂兩案具存，則是非亦可較若黑白矣。及閱其全鈔，竊訝人臣事主惟矢不欺，安有於原疏之外，別撫

浮詞，顚倒支離、自相矛盾若此者。據孝起論臣自認把持，臣即備述會推問答，未嘗一語旁溢；則臣之罪案，即在會推問答中，不容一字旁及也。孝起當駁臣曰：滇撫陪推不應駁正；臣挾何私爲此把持？刑部右侍郎不應出缺；臣挾何私爲此把持？兵部右侍郎原應增缺；臣挾何私爲此把持？則孝起所謂一手障天、衆莫敢喙者，亦庶乎其得實也。今概置之不駁，則臣之言是也。臣之言是，而又何以見臣之奸，定臣之罪乎？臣與孝起同爲言官，朝廷用人行政，不過是者是之、非者非之而已。凡挾私罔上，人不敢違者，謂之把持；秉理守法，人不能屈者，謂之執持：則臣當日三端駁改，是執持而非把持也。臣所謂科道官不得避把持之名者，正以君子謂之執持，小人必誣以把持；言官欲避此名，必至依違兩可。臣固以此教天下萬世之不敢執持者。孝起不以臣言爲格言，而以臣言爲罪言歟？孝起謂會推諸臣，爲公爲私，不暇細求；朝政莫大於用人，何故不暇細求？謂此時不應以尙書侍郎自相位置，孝起確有此見，何不於吏部傳單之時，即不書知？何不於會推之時，即不畫題？明目張膽告之君父，質之在廷，計必有擧朝動色者；則臣於滇撫一人、刑兵兩缺，皆可以置之不論矣。孝起何囁嚅於面從，而憤激於退言！則孝起之憤激，原不因會推可知也。使會推可以不行，則所云四巡撫者，將一部覆而遂已歟？其擧也，不光；其出也，不重：度亦非孝起之心所欲也。四輔之說，孝起於朝房逢人訴語；其所謂臣等以爲要著、當事以爲緩圖者，孝起疏中所有也。陛下不以加官晉秩等令

又指名回奏，而云，其前奏義旅、四輔二事，該部即與酌妥具覆；似已深見其發難之端。此又明旨所有也，而謂臣爲遁詞歟？孝起既謂臣非吏兵二部，不必引咎；又謂朋黨邪奸、二三權要，亦繁有徒，不必代多人任過。奸黨非一日而成，二三權要之壞法亂紀，必非一日而就；孝起爲言官幾一年矣，何不隨事規正，而待此日之會推歟？其間大僚以及庶尹爲權奸位置者，亦不少矣；孝起何不隨人規正，而待疆事之告急歟？使東西晏然、封疆無恙，孝起將安坐而聽權要之所爲歟？孝起既謂可否聽之主者，則當彈章出袖之際，乃在科鈔未發之時；安知主者之不奉行恐後，而預爲此不必然之防，先坐人以必然之罪歟？且所云四巡撫者，其一則業師也、一則親戚也、一則居停主也；使竟奉孝起之意同日會推，其於尙書、侍郎位置原不相礙，則孝起又將安坐而聽權要之所爲歟？夫一人自有一人之本末、一事自有一事之是非，臣與孝起兩相奏辨，祗以把持一語斷不能舍，會推之案，別求出路，其不可以彼事蒙之此事，猶不可以彼人蒙之此人；即當局何人、何葸、何好，孝起淸夜自知，臣亦不忍大廷相質。若臣服官大節，原非孝起所曉。兵曹、禮垣，各有原委；臣以鄉紳倡義棄家，非地方官棄城、棄印者；臣至紹興不受魯藩之官，以請兵入閩，誤蒙思文奬擢，屢辭不獲，非止知有紹武、不知有永曆者。若謂一疏而殺三人，原疏具在，有何推刃，萬目了然。即令朝廷斧鉞加之貪吏逃官，第如兔死，安用狐悲；且與自謂把持，有何干涉？孝起何怯於論事之是非，而勇於誣人之本末哉

？人之立品，蓋棺始定，非孝起一人之言所能懸斷。臣立朝半載，誰爲司馬光？誰爲章惇？誰爲三蔡？且皇太后頤養慈寧，誰爲宣仁之謗臣？彈文所及，公論在人，誰爲忠良之誣？傾危反覆，孝起自供；此亦卮言，可以不辨。但會推自屬大典，把持應有實跡。臣與孝起孰是孰非，關於一人者小，關於國是者大。伏乞陛下敕下法司，嚴加勘議。如會推一事，臣果挾私罔上，甘就兩觀之誅。若孝起噴血含沙，又何足辱四夷之迸，庶浮言息而政體尊矣。

請去疏

爲引去實臣之心，引罪亦臣之分；再懇天恩，即賜放逐事。

臣自同官張孝起論臣以來，註籍一月，不敢復預朝政。蓋以罪狀宜明、罪案宜定，所關在國是，不因橫逆之相加也。及孝起三疏既出，則臣三自反而不能得，又何難焉！夫朝廷治亂，不過進君子、退小人而已。天下固有以閃爍之心、出顛倒之口者，然千古自有公評，一時難逃聖鑒；非人以爲小人即小人、己以爲君子遂君子也，臣豈與孝起較曲直於口角之間哉？即會推三駁，而孝起兩是臣言；則孝起所爲是非，在己亦未始有定也，其不可以定臣之是非明矣。如以別案取證把持，有款可糾，何罪不入；又安取此支離之辭，分其鷙攫之氣乎？其發難也，孝起不知其所始；其結局也，孝起恐亦不自知其

所終：臣惟有一去以謝孝起而已矣。進退者，人臣之大閑；消長者，聖君所致謹。臣果小人耶，自有不可姑縱之法；臣非小人耶，亦無可以並立之理：則臣之當引去，不自今日也。臣立朝七月，空言補救：初無涓埃裨益政治，曩猶有敢言而不能行者，今且有當行而不敢言者矣。即論一何吾騶，邪正晝然，用舍不決；臣未能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乃必待孝起一疏、再疏而始望乞身，不亦愚乎？臣去矣，臣本一介，無足輕重；然猶有願爲陛下告者。朋黨之論起於東漢，而李膺、范滂皆一代偉人，唐如裴度、李絳、宋如司馬光、蘇軾、本朝如楊漣、左光斗等，無不蒙奸邪之譏，取朋黨之禍。孝起謬以此推臣，臣自媿名浮於實；而朝廷或遂以此疑羣臣，臣猶恐正不勝邪。興亡治亂，在反掌間。永念古今，可爲殷鑒！陛下不可不深思而愼察之也。昔之君子，一挂黨籍，或終世繆辱、或半生齟齬，必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。陛下即無三至見疑之心，而孝起已伏一網打盡之計；即同朝諸臣豈敢恃聖人無我，遂披胸而攖四射之鋒哉？臣草疏甫畢，聞諸朝退之臣，則吾騶已面恩入直矣。慈寧之對臣之出也，無以慰吾君；會推之爭臣之去也，其庶有以慰吾相國！臣得永賜斥逐，食息山林；此孤臣不世之遇，又何求焉！

論借旨行私疏

爲借旨行私敎、欺寵叛國法，人心敗壞已極；請即斬孤臣，以勸邪慝事。

蕭中以通身是罪之人，敢於搖脣鼓舌，變亂是非。其內有主之者，必能護局，臣知之；其外有助之者，必不破局，臣亦知之。臣孤立寡諧，何恃而不恐；所恃者，二祖列宗之大法、三代直道未死之人心耳。今蕭中回奏之旨已下矣，遵旨回奏而以臣爲可斬，此非朝廷之法當斬臣也，是何吾騶、王化澄之所欲斬，與臣入朝所糾劾諸不法者之所共欲斬也。中之罪定於背主，其等加於罔上，乃以學道非守土之官告病，有通詳之案爲解；中即謂平、柳告急，亦計及省會尙存耶？古亦有流寓而共危城、過客而殄劇盜者，況聖駕在全，而粵西之官可飄然入楚歟？即謝病長往，何不倂繳敕印，乃復攜至新寧；天下有敕印在身，而謂之解組去任者哉？明旨不責其欺罔，並不詰其支飾，是可以不回奏也，是教人臣以背主也，是醜虜未至而陛下遂可獨立於朝廷也。是愚臣五載棄家、九死抗虜，即當懸首藁街，以戒天下後世之爲忠義者；又不必掖垣建白、結怨羣邪，而坐待蕭中之論劾也。中獻敕印於恭酋，而貪緣僉旨，又謂執贄；即爲虜官，豈無迎降之逆胤全家死於漢口者乎？中敢詡虜官之易輕、漢吏之難至，謂今日作此寂寂蘇武，抗節十九年位不過典屬國；如中逃官濫廁京堂，不媿逾涯公！然怨望中寧有從龍反正之功，可圖徼倖耶？而謬指臣任閩棄君，不知臣守制辭朝，固天下所共見也。逄萌曰三綱絕矣，不去禍將及人；中身既無君，又欲人無父，此非一梟破獍漏種人間哉？雖然，中不足責也。夫王言誕布，所以式近而垂遠；則綸扉之責，原有所歸。我國家回奏、回話、拜疏，

各有體裁；議處、免究，擬旨，自關成憲。安有是亦一知道，非亦一知道者？機務方殷，與蕭中回奏有何干涉？若回奏之疏可以妨機務，則回奏之旨亦不必降綍綸。且所云仰陳其大者，何所指名？何所獻替？若謂越旨而別陳，則非下詔求言，所條當在何事？若謂舍臣而別論，則欲棄讐樹敵，所劾又屬何人？中既一身應募，滿口咆哮；而主之者，亦陰作周旋，陽爲淡漠。遂以風馬牛不相及之辭，供其撫手快心、市恩報怨之肺腑，而朝廷不之覺也；則雖有百蕭中懸坐臣罪而寸斬之，又安得魯國男子奮舌揚眉爲乾坤留正氣者乎？臣知死所矣。伏乞陛下用中之言，即斬孤臣以勸天下之背主罔上者。

辭禮科印務疏

爲素志未伸，立朝多媿；特懇天恩，准辭印務事。

臣杜門四十日，未蒙譴責而奉署掌禮科之旨。察臣衙門原無辭例，臣則有不可不辭者。

臣前劾輔臣何吾騶，本無兩立之理。吾騶借口御門自行入直，無禮於君，莫此爲甚！臣竊感憤，斷難相忘。若一掌印必入班行，遇吾騶於大廷廣衆之中，安得無言乎？王義方對仗，三叱李猫；古既有之。恐復上煩聖慮。其不可一也。

臣既掌印，則會推會議又當與聞。稍有爭執，便謂把持；漫無可否，豈非變塞。臣

不能爲兩截之人，必以馮婦下車，爲世間高流達者所笑。其不可二也。

臺省雖非政府私人，然所以使臺省諫行言聽者，亦賴同聲之應。今輔臣如何吾騶、王化澄等皆有積怨，深怒於臣。上侍聖明，容臣苟活，然傾陷之念，何日忘之！應募之徒，隨地而有。人言臣者，必以爲是；臣言人者，必以爲非。臣若一疏一駁，有何底止？不言則無益國是，多言則徒傷國體。其不可三也。

直木未伐，利刃先折。臣初無過人之才，而適犯衆人之忌。時方多故，不敢從闕下亡命。但乞身事外，依光聾轂爲端水一編氓；與之同存亡，於臣心盡矣。若乃患難之餘，匍匐行在，冠服飲食，皆累故人；即代庖兵篆，工食紙劄，大半稱貸。無可再竭之情爲臣厚顏之地者，此又瑣屑不足上聞，然亦足見臣之無能爲也。伏乞陛下俯垂矜察，特准辭免；另選賢能，以理垣務。若謂掌印必用本科，則臣註籍已久，蒙謗非一；旣屬曠官，原可出缺。同官之良，未嘗乏人；敕下吏部科另題一員補臣之職，尤爲便計。並望聖慈鑒允施行。

封還科場紅本疏

題爲封還紅本事。

本月二十二日，臣科接到紅本，內署「督勳臣杜永和爲賓興之典固隆，因時之制宜

酌等事」，奉聖旨：卿爲賓興註念、務策賢書，深體得人敷治至意。巡按官旣以力役經費不能增措，依議就用方面官代理。卿性通經學，宅心剛正；以督代按，准充監臨官。藩臬臣江標、李玄同充監試官，糧儲道臣張元琳充提調官。試場就用行宮教場，俱依擬。惟玆試事爲朕開科之首，還遵祖制鎖幃，三試經書論表判策，俱照前篇數。卜世卜年，益振宗社無疆之祚。該部知道。欽此。該臣看得賓興大典，不可不舉；然度之今日之事機，則微有緩急矣。荒略一隅，陛下勵精恢復，諸勳鎭亦奮志同讐，所重者豈獨海國人文耶？警報稍寧，宜於閒暇之時，綢繆桑土。比者北狄有變，江虜無多，則鼓舞赳桓，秣馬長驅，義無回顧，計不旋踵；聞勳臣永和遣牌發兵，臣擧酒酹地，期其痛飮黃龍府矣。而忽奉明旨，令充監臨，則永和當以五十日精神了此場事；得微輕重倒置，銷壯心於無用耶？夫繼惠國之志，立非常之業以佐國家者，此永和之心也。巡方無人，而以方面代監臨；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，此不足以分永和之力也。且使江、楚、川、黔諸將聞之，以粤東勳臣不軍實是討、仇讐是尋，而高視衡文之圃粉飾太平，借爲口實；此又足以損永和之望也。若謂戎行事重關防，羈闡緩急有礙，不敢踰越而請以藩、臬、糧臣共襄厥務，與微臣之見不謀同符；此又永和之言也。伏乞陛下少垂睿慮，簡會原疏，如其所請，無使玆擧稍有遺議，臣不勝大願。至於流移初返絃誦，始調學臣試士，僅歷三郡，需之來春，未爲不可。並候聖明裁奪施行。謹題請旨。

駁杜永和請罷六科會議疏

爲辨正舊章、平衡清議，以存朝政，以服人心事。

臣等按得署督鎭勳臣杜永和遵旨補本一揭，凛凛於尊朝廷、愼名器、覈流品、嚴操守，可謂義形於色矣。獨其中「有仍照祖制，悉罷會議」一款，則關臣等衙門執掌及生平品行，不敢不與永和虛公質正也。臣等謹按給事一官，起於漢世；歷代相沿，任皆崇重，務在繩愆糾謬。至於批敕裂麻謂之言責，不憚死爭。蓋有可殺之身，而無可溺之職，所從來久矣。我太祖高皇帝特罷中書丞相，以庶政分責六部；而即設六科爲耳目喉舌之司，衙門列於內府，侍從齊於禁林。會典開載，凡處置禮儀、邊務等事及軍民人等陳言有關大體者，掌科官奉旨同文武大臣會議；及舉用總制、總兵、科劾兩京大臣方面等官，皆其法守，不許曲循。察得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奉聖旨：今後各衙門但有會議事，也著給事中去議，是與非俱要說。欽此。宣德三年三月，內官監傳奉聖旨：今後但是三法司衙門問人，著六科掌科都給事中也同去問。欽此。節奉綸音，班班可考；則臣等六科體與部院頡頏、事與部院表裏，此正祖宗三百年之舊制。今永和云會議可罷、事權不可預，不知又何所據也？至於羣不逞之徒搆造蜚語，中傷善類，共指臣等爲黨人，本無足怪。若永和所云結黨者攬權之漸，攬權者納賄之門；此雖論理，而其指究歸於六科不得

干預六部事權，則是明明爲臣等衙門立此一案也。臣等才識未能兼人，然暮夜四知，粗可自信其於尊朝廷、愼名器、覈流品、嚴操守，未嘗不與永和同一凜凜。正以典制可遵，部科相制，事皆由於會議，權不落於私門；遂與要津捷徑咸結深讐，一切遊手敗羣悉難得志。任勞任怨，蒙謗蒙譏。稍有推敲，則以爲掣肘；還其應得，又以爲行私。盡職類乎攬權，同聲疑其結黨；略加傅會，便是爰書。要以寸衷揭諸天日，臣等不幸坐把持之名；官守定自祖宗，臣等不敢諱干預之跡；人品各有聲氣，臣等不能辭朋黨之嫌。爲衙門存職掌、生平明品行，必不可紊千秋之公論，使小人得藉口於永和；必不可隳一代之典章，使君子復反脣於臣等。異日書之史册，曰「署督江寧伯杜永和入覲，始罷會議；是時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丁時魁等緘口結舌，不能執奏」：則天下後世，謂永和與臣等爲何如人乎？夫使永和言之，陛下聽之，即嚴行申飭，著爲令甲；臣等亦可借此容頭過身，稍謝怨謗。然揆諸永和名節自愛之心與臣等道義相成之雅，固無容默默於此也。況新政之是非、故事之舉廢、邪正之消長，所關在此；尤非細故耶！請以臣等此言，爲官制備一文獻；即罷斥臣等之官，爲言路存一紀綱。伏乞稍留睿覽，立賜處分。臣等無任悚切待命之至。

論郭之奇疏

爲特糾傾邪反覆之小人，以息爭端，以絕亂本事。

臣竊惟兩舌之害，比於風波；傾人陷人，介在俄頃。不特巧誣名節，亦且能覆邦家。是以明君察相，必屏絕之。蓋彼挑此構、面是背非，雖女子小人，稍有正性，亦能耻而不爲；未有儼然衣冠、備員禁近，而傾邪反覆，逞私憤以亂朝，常興大獄，如郭之奇之不可方物者也。夫樞臣萬翺之訐奏禮臣黃奇遇也，兩女子五百金之說，翺以語道臣堯繼舜，繼舜以語署督勳臣杜永和；永和面質之朝房，翺云得之之奇，而之奇以爲並無此語。未幾，而翺疏出矣，之奇之疏亦出矣；之奇曰：不知樞貳臣何所據，而以爲黃德璟之事。一似與之奇所言絕不相蒙，是翺之言虛也。翺語同官臣丁時魁曰：此事實之奇語我，不止一番，猶有款單亦之奇語我；其時在坐者，尙有連成璧及某某等。若是，則翺之言，固未嘗不實也。夫奇遇既有此貪贓壞法之事，乃同朝所共憤者。之奇何不徑以入告，而假手於翺；翺又何不徑以入告，而私語於繼舜。且待永和面質之後，機鋒相逼，不得已而出此一疏也。事既起於之奇，則贓眞證確，當問之奇；乃之奇則言之而不認、翺又聽之而不言，使翺與奇遇旗鼓相當，而之奇坐觀其鬬。是之奇用翺而又負翺也，之奇何其巧而翺何其拙也！乃永和之疏無奇遇之名，而忽奉奇遇回話之旨。使翺之疏在先耶，不當曰已有旨也；使翺之疏在後耶，臣不知朝廷又何所據而預知其爲奇遇也。見之奇之揭者曰：攻奇遇者，翺也，非之奇也。見永和之旨者曰：逐奇遇者，永和也，並非

翱也。是不特用翱而且用永和也，永和又何拙而之奇又何巧也！之奇與奇遇之舊仇新怨，臣姑不暇旁及。即此一事，其機關甚隱、線索甚密，以賣奇遇者買翱，而即以賣奇遇者賣翱；以逐奇遇者用翱，而即以用翱者用永和，而又以用永和者誤永和。使永和有驅除大臣之名、奇遇有簠簋不飭之罪，翱有提掇由人之誚，而之奇安坐而享其成；無論奇遇不受，恐永和必不受、翱亦不受也。之奇之言曰：大臣論事，豈效委巷細人之所爲；則是者曰是、非者曰非、無者曰無、有者曰有，奇遇之案，片言可折耳。之奇獨非大臣乎？乃自言之而自諱之，使葛藤不已，興大獄而亂朝常。恐兩舌風波，終不能爲之奇寬禍始之罪也。請乞聖斷，敕令之奇回話，與奇遇自相折對；無令翱等混雜此中，徒傷國家之體也。

請開言路以成君德、勉相業疏

爲言官不辭狂妄，聖度彌見寬仁；敬進罪言，以成君德、勉相業事。

恭惟陛下日御文華，與輔臣參決政務；此中興之發軔，三年來第一美政也。臣私情踴躍，方將拜手稱賀；而同官李用楫顧稽首獻規，其爲狂妄，實無辭矣。伏蒙陛下不加譴責，特賜優容；凡爲臣子，無不感歎，爭欲讜言，以光聖德。故臣於恭繹明綸之後，有不避忌諱之語，請披衷而陳之。夫內閣遙隔，諸臣把持；此不可使聞於天下也。臣聞

承平之君臣日疏、患難之君臣日密，陛下殷憂露處，宮省相去未遠百步；而臣初至行在，輔臣尚有不進內閣者，一切生本皆在私寓，幕賓親姬咸得票擬。輔臣不能見諒於天下，何故而能見諒於陛下耶？今一年來，票擬稍歸內閣、題覆稍歸部院，陛下遂日御文華，能與賢士大夫講求治理；諸臣實有因此蒙把持之謗者，皆樂受之而不敢辭。其愛主苦心，亦可以稍慰矣。夫親賢勤政，此陛下自盡之職業耳，豈借以定一、二言官之罪案者哉！信如明旨所云，則諸臣不肆把持，陛下遂可不御文華，而聽內閣之遙隔耶！且受賦壞法、濁亂期政者，謂之把持；果有其人，則陛下赫然聽斷，亦烹阿封即墨之時也。今群邪所指名者一、二言臣，不知明旨所指名者又屬何等；陛下不明指其人、明數其罪，舍其把持者而用諸不把持者，姑以一概之詞爲機鋒暗擊之事，亦非體也。古之賢君，求言若渴；誘掖奬勸，唯恐不及。唐、宋兩宗之馬周、田錫情文周渥，不啻父子；未有預設一罪款，以待言官之封駁者。今未識其言之當否，而曰假公濟私，決不輕宥；何哉？陛下御極三年所矣，未嘗有奬言官之恩，而先立一罪言官之律；是示之以爲穽而箝其口也。且公私之論，正未有定；美玉而名之以石，貞士而辱之以賤行，何罪不可入焉！君子自以爲忠言，小人交詆爲邪說；安知今日之所許封駁者，非即前此之所禁把持者乎？陛下寡慾端居，未有斜封墨敕夜半出自宮門，而忽負中旨之謗，事誠可恨！然考其所由來，則非言官之罪也。蓋其說起於王坤之擅命，極盛於馬吉翔之攬權，而證成於諸輔臣

之卸責。今王坤已去，而步武王坤者正多；馬吉翔尙存，而擁戴吉翔者復不少。政務處分，不協輿論；詢之輔臣，每云內意。作是語者，蓋不特何吾騶也；又何怪乎言官之疑揣耶！若明旨所云：朕有處置未妥，許輔臣即時執奏；輔臣擬有未當者，朕即改正，務協於中。此祖宗之靈，天下臣民之福也。今而後，輔臣不得以有辭矣。是非可否，輔臣當與陛下力爭之；陛下之失，皆輔臣之罪也。若輔臣內希旨以苟容而外翹陛下之過，又曰此上意也，此我所執奏而不能回天者也；又安用此啓心沃心者乎？臣若操白簡以繩其後，而又曰此假公濟私也，此仍肆把持也；是陛下乃預留此一路以報往日之嫌而定將來之獄，是輔臣欲自爲王坤與馬吉翔也，不則欲與步武王坤，擁戴吉翔者交通亂政也：則中旨之誘，陛下雖家諭而戶曉之，亦無有廓然共信其大公者矣。臣非敢以此疑輔臣而及陛下，獨念古人臣之交相勉以事其君者，時憂其漸而防其微；化其成心，絕其在旁之言，以歸於至正。故雖委頓牀蓐，不敢不就明旨以獻規箴。區區愚忠，以成君德、勉相業，忘其萬死，無可爲用楫游說者。

請處分第一疏

爲朝議異同方起，微臣本末宜明；仰祈聖斷，即賜處分，以謝朋謀事。

臣惟人臣事主，舍守正而外，無叫非；舍俟命而外，無趨避。頃以南韶失守，法從

西還；謀國之臣，罪皆當死。然聞時議紛紜，咸欲殺臣以快私忿，首見於同官張孝起之疏；臣不敢辭其禍，亦不敢居其名。但使此心本末得明於君父之前，雖被萬戮，甘之如飴矣。憶臣於前年十一月見朝，即拜「中興之根本在朝廷」一疏，內論勳臣馬吉翔顓政及駁陳邦傳世守，祇緣紀綱所係，不惜苦口；而一時疑臣，目爲東黨。臣固從楚來者，與李成棟等初無半面，安得同謀；然杼即暫止於三投，而算已深於二憾矣。邦傳請臣監紀，等於嫚罵。蓋二百年來，侍從之臣所不能受：挂冠繳印，非一人私見可以作而致之，票擬輔臣自當任過。然已體和衷之諭，曾無排擊之情；而朱天麟矯志拂衣，陰相構煽：此臣之三憾也。王化澄貪鄙無狀，濫廁綸扉；臣之彈章，本於公論。其爲子求郵，倩人出疏，耳目昭然，鈔參不枉；徒以熱中入直，百計裝誣：此臣之四憾也。堵胤錫避難入覲，與臣舊交，握手論心，未嘗不密；惟與滇差潘世榮結盟星巖，臣面責之，以爲孫可望尙未稱臣，何得以督輔大臣作此舉動，辱國體而啓戎心。胤錫銜怨刺骨，遂以主客諸勳之隙，嫁禍於臣：此臣之五憾也。可望應否封王，臣爲祖宗守法，即使白刃臨臣，臣惟執不封之議。其「秦王監國」，頒敕何人？事關悖逆，豈容不劾！而胡欽華尙貽書政府，謂臣挾仇：此臣之六憾也。夫此六憾者，爲是爲非，較然明白。即聖駕蹕西，刀鋸在前、鼎鑊在後，臣猶正言不屈也；豈借膽於東方者哉！今欲以誤國之誅洩其私忿，則臣垣職掌，不係封疆；戰守機宜，久無中制。士之勇怯，非可把持；虜之去來，豈因

挑激？倘謂醜虜入犯，大將棄城，杜永和輩固處，非其據耶！陛下御極四年，未嘗易置一將帥，其所由來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；就使東勳惟鵜貽羞，當日在廷諸臣，何不出一言以奪永和之印？而永和以督代按之旨，獨臣封還；侯性薦永和即眞總督之疏，獨臣參論。永和有疏侵臣，在廷諸臣亦無出一言以助臣之言者；乃以事後之中傷，逞其局中之傾陷乎？臣知諸臣朋謀已非一日，孝起揑奏，不過發端；即如堵胤錫指稱密敕東人握君於掌、生劫入舟云云，欲興晉陽之甲，首斥臣名；此豈一死可以塞責？今警蹕已次蒼梧，東人幸不生劫；胤錫流言，已成夢語。即別加媒孽，不辨自明。但人既巧於伏機，臣惟拙而俟命；辨此一身，還之造物。使硜硜之念，生可以對陛下，死可以見高皇帝。臣事畢矣，伏乞聖慈速加誅殛，俾臣得託命於天子之斧鉞，不致殞身瞹昧為新政玷；臣又何求焉！

堡時政八失既奏，上震怒，即欲廷杖矣。以先朝侍從初入，且不測立言之由；遣大璫密往五羊，問李成棟。成棟曰：此直臣，不可處也。乃止。疏下，時已十二日矣。成棟目不知書，得堡疏使人讀之，驚曰：朝廷尙有如此人乎？既而，又密敕成棟。成棟具對曰：彭年不過申明典制耳；堡言官，建言是其職掌。邦傳武臣，當提兵赴嶺，與臣等共事疆場；何暇與書生口角耶？吉翔以文安侯掌錦衣衛，各守其官可矣。時謂成棟能知大體。成棟歿後，元胤始繳此敕也。當是時，大權旁落於貂璫鹵簿之手，堡倡言宜還之閣部大臣；大臣逡巡不敢當。而天麟大拜出自邦傳之薦

，不忍背德。天麟之子宿垣爲御史，堡語之曰：故事，三品已上，子弟不居言路；公宜使令子引例迴避也。天麟初奏上曰：堡爲給事中，極有名望；在思文朝，曾參鄭芝龍。顧皇上優容之。至是，始怒。堡復曰：公謂堡伎公子耶？香山將來，其子乃垣中也。堡誠愛公，不忍使彼引公爲例耳。於是，監紀一旨，恩怨判然矣。胤錫至潯州，移書式耜，稱奉密敕云：東人握君於掌，一旦不戒，生劫入舟，朕不復有中土之望矣。卿出，可以翟先生共圖之。而書中所指，則以堡爲首惡。式耜手札數千言，力辯；且曰：此必吉翔輩之意。上聞，特賜面諭曰：朕未與胤錫密敕。即頒敕往詰之，然亦不行也。胤錫旣與滇差盟，復私製平秦王敕印畀孫可望，其與邦傳輩所謀甚異。胤錫歿，忠貞始泄其言。嗚呼！欲殺堡等一二措大，何至費如許苦心耶！然究之內外合算，不過歸政於貂璫鹵簿之手耳。貂璫鹵簿，天子之所便；而一切引繩批根，又諸大臣之所不便。堡禍阱日深，不知引去；則眞所謂下愚不移者矣。

請處分第二疏

爲羣邪扶私修怨，乘亂借刀；懇乞聖明嚴加勘議，定是非以行大法事。

臣自德慶聞言，杜門待罪；蓋謂至尊宵旰之際，不欲多起爭端，煩瀆天聽。玆流言洶洶，訟舌盈廷。有欲結凶黨以毆臣者，有欲嗾悍卒以劫臣者。有欲侯忠貞諸勳臣至，請陛下處臣；稍不遂意，即自動刀者。臣且歎且笑，不意諸臣厠身士大夫而喪心無賴，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，一至於此也。除臣「六憾」一疏，稍悉潯南搆鬬本末。至吳貞毓

等公疏、單疏各有原委，臣知死所矣；安得不一言於陛下，並告之天下後世乎？夫貞毓恨臣，不過以輕遡官階一語，抱誅心之痛耳；不知臣尚未及其生平也。憶當粵東反正之初，貞毓奉心命宣諭；此遠人第一觀瞻，自當潔己守法。乃身爲吏部侍郎，而從勳臣成棟乞一縣缺得八百金，使勳鎮輕朝廷無人！至以堂堂天使留佐軍前，隨出「遷都廣省」之疏，其逢迎獻媚爲何如者！向使聖意遂移，今日又安得從容西上，爲貞毓借端報怨之地耶！程源以小人之尤，妄談時務，惟望高官。半月給事，改銜經略；亞卿未命，自署尚書。貪淫很虐，彈章積寸；而要挾在廷，必欲中樞一席。及陛下命之出督，又必欲閣部崇銜。臣厭其爲人，昌言於朝，謂國家官爵，豈得由心？今日文臣，妄思跋扈；源遂主謀蜚語，結黨圖臣矣。是時郭之奇欲得少宰、萬翺欲得尚書，邀臣同盟；臣辭不赴，而之奇搆勳臣杜永和排陷。禮臣黃奇遇，臣以其傾邪反覆，露章劾之：此則臣結怨四人之本末也。尤可笑者，四人胸中尚有詩書出身、儼然科目，乃擁一茶傭酒保之朱謀壂，奉爲腹心，張齦奮袂，白棍假宗，玷汙玉牒，掛銜外遣；指使京卿，旅進旅退，是何面目！謀壂特求差不得、求巡撫不得耳，孝起薦四巡撫不行耳。不得其志、不行其言，倡黨人之說，入誤國之文；本無足怪。若李用楫，稱成棟爲老伯、呼元胤爲大哥者，甫離端水，亦肆反脣；問之寸心，能無汗下耶？總之，提掇由人，等於傀儡。而日煒出之奇門下，亦攀稱元胤宗兄；臂鷹則鷹、呼犬則犬，不脫裔官賤相耳。其餘列名各公牘，不

問因緣；至單本指名，未足比數。程士鵬是馬吉翔幕客，朱議㴶即朱議霶胞兄，魏光庭係吳貞毓傅書走使，吳霖又王化澄得意門生；望氣占風，挺身取悅，更可付之不論不議之中矣。嗟乎！以此輩而欲定千古之是非、覈一時之功罪，豈其然哉？夫繳印掛冠與廣入南、韶，有何干涉？貞毓輩借此結權邦傅之羔鴈，並爲左輔化澄、天麟入直之媒耳。作色而論封疆，合算而推枚卜，孤臣就僇，直道無人；使東西路斷、蝸角縱橫，大者持權、小者拜級，於四郊多壘之時，逞報怨營私之舉，不知於祖宗社稷利害何居？而預張勳鎭之兵威，伏倡脅乘輿之秘計；無故而夜謀晝吠、暗劫明攻，誰爲把持？誰爲挑激？誰爲挾制？可以殺臣之身，不可以箝臣之口；可以使潯南一路快意夙嫌，不可使楚、粵諸侯甘心袖手也。臣立朝一年，無功有罪；穴胸斷頸，亦不稱寃：未嘗恃言路之勢騙一錢，未嘗借勳鎭之力升一官。以此身見陛下而生，以此身辭陛下而死；一絲不挂，寸斬皆恩。但乞敕下法司速行定獄，公論不可不著、國法不可不伸，永息囂凌，急圖戰守；無使宵小日夜構煽、諸勳鎭別起風波，則微臣報國癡心，尚不至貽憂君父，臣死瞑目矣。

嗚呼！堡乃今而知性命之不如官也。夫貞毓輩所爭，不過官耳；然貞毓、源、翺皆以癸未榜爲尙書、侍郎矣。之奇於隆武間納銀二千兩始復冠帶，未嘗一日立朝；而宮詹、宗伯，亦不可謂抑之也。峻擢稍緩，而堡遂當殊死；則貶人之級、奪人之爵者，豈不當族滅哉！堡於「法紀凌

夷」疏中有云：今之高官，皆利菑而竊位，有識者方以爲恥；而要求無藝，雖八座三台不足當其一盼，即如吳貞毓之尙書又以爲戶部而有所夷然不屑也。此貞毓所爲傷心也。夫堡即爲是言，罪亦不應至死。若援貞毓之例，則堡特疏糾人，或至再、至三而猶不已，豈不又當族滅哉！然而堡僅以遣戍行，則眞天子之恩矣。堡嘗曰：國家不中興，則官大亦無益；若能中興，吾輩以七品京官歸拜祖宗墳墓，未爲不榮也。奈何顧影汲汲，惟恐不盡乎！是言也，雖自號爲君子，有不樂聞者矣；而況於此曹耶！堡既無請不拒，而貂璫鹵簿無人不收，宜其及矣。雖然，法故以命抵命，而貞毓輩乃以堡之命抵其官；非堡之性命輕於官，而貞毓輩之官重於性命也。是堡之過也。